

今言

今言序



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方策尚存文武未墜
蓋通今學古非兩事也洛陽少年通達國
體嘗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予有取焉遂
今言三百四十四條藏之故篋中項甥子
長進士鋒而觀之曰周官師典常漢史述
故事盍與古言並梓之予不能止也

嘉靖丙寅二月旣望鄭曉識

今言序

今言序終

今言卷之一

海鹽鄭曉

一

高皇戊辰生生二十五年入淮西從郭元帥三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爲吳國公八年爲吳王四年爲皇帝是年滅胡享國三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丁巳生生六年而其兄虞懷王卒又十年而其父懿

今言卷之一

晉金

文太子卒當是時高皇年六十有五矣遂立爲太孫七年而嗣帝位四年而亡成祖生九年而太祖建國大明又二年封燕王十年之國北平十九年而靖難三年即帝位享國二十有三年仁宗洪武戊午生年十八封燕世子又四年有靖難之師又三年文皇即位即位三年立爲太子二十年而即位逾年崩宣宗生四

年而 成祖入南京又九年而爲 太孫
又十三年爲 太子逾年即位享國十有
一年 英宗宣德丁未生明年立爲 太
子又七年即位十四年而北狩明年還京
師居南宮蓋七年而復辟先後享國二十
有三年 景皇少 英宗一歲八歲而封
郕王二十二歲而居守監國遂即帝位八
年二月崩寔天順元年也 憲宗生 年

今言卷之二

二

而有土木之變立爲 太子又三年廢爲
沂王又五年復立爲 太子八年而即位
享國二十有四年 孝宗成化庚寅生於
西宮越六年而 憲宗始知之遂立爲
太子十二年而即位享國十有九年 武
宗弘治辛亥生明年立爲 太子十三年
而即位享國十有七年 今皇帝生於興
邸正德丁卯仲秋也入承大統時視帝堯

自唐虞起為天子少一歲

二

太祖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詔改是年為洪武元年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崩於西宮成祖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永樂二十年七月庚寅崩于榆木川仁宗是年

全言卷之一

三一

八月丁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洪熙元年元年五月崩於欽安殿宣宗是年六月庚戌即位詔改明年為宣德元年十年正月崩於乾清宮英宗是年正月癸未即位詔改明年為正統元年十四年八月征胡至土木埽狩景皇時以皇弟封郕王留京師奉孝恭章皇后命監國九月丙子即位詔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元年八月

英宗還居南宮景泰八年正月壬午 英宗復辟詔改是年爲天順元年二月景皇崩於西宮天順八年正月 英宗崩於乾清宮 憲宗是年正月甲戌即位詔改明年爲成化元年二十三年九月崩於乾清宮 孝宗是年九月壬寅即位詔改明年爲弘治元年十八年五月崩於乾清宮 武宗是年五月壬寅即位詔改明年爲正德元年十六年三月崩於豹房無後四月癸卯 今皇帝入繼大統詔改明年爲嘉靖元年

三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 孝誠昭皇后張氏葬獻陵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孫氏

葬景陵 英宗睿皇帝 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汪氏葬西山 憲宗純皇帝 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 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 英宗側室 孝肅皇后周氏 憲宗生母也漢文帝詔自稱朕本高皇帝側室之子云 憲宗側室

孝穆皇后紀氏 孝宗生母也 孝惠皇后邵氏 獻皇帝生母也祔葬 二帝陵先是 孝肅稱太皇太后 孝穆 孝惠皆稱皇太后 不祔 廟亦不入 奉先殿別立奉慈殿祀之 今皇帝以太皇太后皆生時尊稱改稱皇后而不書各帝謚以別之神位移陵殿中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蔣氏葬顯陵 太祖長子

懿文皇太子懿敬皇太子妃常氏葬孝陵
左建文君即位追尊爲興宗孝康皇帝孝
康皇后靖難後仍稱故諡號 懷獻太子
景皇長子 悼恭太子茂陵長子 哀
冲太子 莊敬太子皆 今皇帝子

四

孝陵初謚 高皇帝廟號 太祖永樂元
年六月加謚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

今言卷之二

六一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如故後一百三
十六年嘉靖十七年也加上尊謚曰 開
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
德成功高皇帝廟號如故長陵初謚 體
天知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廟號 太宗嘉靖十七年加上謚號
曰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
純仁至孝文皇帝

五

洪武元年立 東宮二十五年四月卒是
年九月立皇太孫永樂二年四月立東宮
是爲 仁宗仁宗永樂甲辰八月即位十
月立東宮是爲 宣宗宣德三年二月立
東宮是爲 英宗英宗正統十四年北狩
以 皇太后詔立東宮景泰三年五月廢
爲沂王立其子見濟爲太子四年見濟卒

今言卷之一

七

英宗復辟之年三月復立沂王爲太子
是爲 憲宗憲宗成化七年十一月立悼
恭太子是年卒十一年十一月立東宮是
爲 孝宗弘治五年三月立東宮是爲
武宗 今上十三年八月立袁冲太子是
年十一月卒十八年二月立莊敬太子二
十八年四月卒

六

孝陵仁孝遍於天地不肯冒附名族直以所知德祖爲始祖德祖生懿祖懿祖生熙祖熙祖生仁祖仁祖生四子南昌王旰哈王臨淮王太祖其第四子也商昌二子長文正文正生靖江王守謙次山陽王旰哈生招信王仁祖有一弟壽春王壽春四子霍丘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霍丘一子寶應王安豐四子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諸王俱無後惟靖江王分國桂林府禮數如親王

七

高皇二十六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潭王趙王魯荒王蜀獻王湘獻王代簡王肅莊王遼簡王慶靖王寧獻王岷莊王谷庶人韓憲王藩簡王安惠王唐定王郢靖王伊厲王

皇子楠 成祖四子 仁宗漢庶人趙簡

王四皇子 仁宗十子 宣宗鄭靖王靳

獻王越靖王襄憲王荆憲王淮靖王滕懷

王梁莊王 衛恭王 宣宗二子 英宗

景皇 英宗十子 憲宗榮王三皇子

許悼王德莊王秀懷王崇簡王忻穆王吉

簡王徽莊王 景皇一子懷獻太子 憲

宗十三子悼恭太子 孝宗 獻皇岐惠

王益 王衡恭王雍靖王壽 王八皇子

汝 王涇簡王榮莊王申懿王 孝宗二

子 武宗蔚悼王 獻皇二子岳懷王

今皇帝今皇帝 子哀冲太子莊敬太子

裕王景王穎殤王薊哀王戚懷王均思王

八

熙祖祖陵在泗州基運山奉祀朱氏宗人

婚也 德祖 懿祖就祖陵而望祭焉

仁祖英陵改皇陵在中都翊聖山奉祀二人劉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趙氏劉即義惠侯孫二汪皆汪氏老母孫 太祖孝陵在南京神烈山 成祖至 武宗諸陵在昌平天壽山 睿宗顯陵在承天純德山 都督蔣華奉祀華慈孝睿后家也天壽山即黃土山 成祖所賜名四山嘉靖中賜名

九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十

洪武六年定府爲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爲上府知府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品已乃並爲正四品吳

元年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以下中正七品三萬以下從七品已乃並正七品京縣正六品

十一

懿文太子五子虞懷王建文君吳王衡王徐王靖難改封吳衡徐王爲廣澤懷恩敷惠王敷惠又改封甌寧王建文君二子太子文奎少子文圭

十二

太祖取南都自太平順流而下成祖入南都自儀真逆流而上隋氏平陳兵分兩道上游廬州總管下流揚州總管成祖南來以淮安鳳陽各有重兵間道自泗州渡淮經天長至江上

十三

洪武三年封建詔第五子封吳王後人見

五子之爲周王也改吳爲周而不知周王
初封杭州爲吳王也 孝陵以浙江財賦
地改吳王封開封爲周王已而建文君封
其第二弟允燧爲吳王非 祖法矣周是
修爲衛府紀善人以爲孝陵諸子無衛王
改爲衛王而不知建文君第三弟允熾之
封衛王也衛王乃 獻陵第十子周死靖
難時衛王尚未封 茂陵第五子亦封衛

王

十四

洪武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
省又明年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十五

小說言 懿文太子薨 孝陵意不欲立
孫運回父之 高皇后不說因遘疾崩於
是孫始得立此妄說也洪武壬申四月丙

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詔立孫允
爇爲皇太孫太子卒後未半年當是時
高皇后崩已十一年矣

十六

紀元有號起於漢武帝至今千數百年正
統分裂僭逆不知凡幾紀元一帝一紀元
實自洪武始然亦有同于前者張重華王
則皆永樂元出帝天順夏崇宗正德唐高
祖太宗止武德貞觀一紀元

十七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爲郕王正統十四
年七月茂陵北征王居守坐闕左門西面
見群臣八月茂陵北狩 皇太后詔立其
長子爲皇太子郕王監國坐午門攝朝廷
臣班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廷臣大
哭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叱且退臺諫王

竝等憤摔順播死且索毛王二長隨二長隨亦黨振廷中大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掖監國止頌首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曰爾意云何謙進前密對數語頌首下監國遂曰百官前振罪當赤族予請 太后行誅未晚順罪亦應誅今擊死勿論又令左右縛二長隨至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命都御史陳鎰籍振家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者十數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誅振姪錦衣指揮山夷其族移監國入坐奉天門左以謙爲兵部尚書翰林侍讀彭時商輅入內閣九月丙子監國以太后命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遙尊茂陵爲 太上皇帝尊皇后錢氏爲太上皇后虜遣使致書書詞悖慢答書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力強盛行當決戰以羅通孫
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勅翰林侍
講徐瑄等十五人分鎮要害糾合義旅防
護京師是秋虜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
寇陝西都指揮岳謙至虜營虜知中國立
皇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尊 上皇爲
天子行賀禮曰將奉天子還京也喜寧導
也先詔 上皇還京遂入紫荆關孫祥走

全言卷之二

十一

死京師戒嚴于謙上禦虜方畧出石亨楊
洪於獄中以爲總兵官以王通爲都督及
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孫鏗衛穎范廣張義
張軌雷通分兵守戰監以侍郎江淵給事
中王竑葉盛程信亨洪安遠侯柳溥統兵
出戰盡移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
野固守勿與戰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入
薊城盡焚都城外積芻十一日也先擁衆

至城下謙及亨統兵出禦虜虜見我師堅
不可撼喜寧噉也先邀謙及王直胡濙五
六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衆皆知虜
詐不出以通政司叅議王復部爲禮郎中書
舍人趙榮爲鴻臚卿出見上皇即辭歸

虜逼京城謙亨出德勝門閉門對壘約戰
以 上皇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諜知虜移
上皇西我發大炮擊虜虜死炮下者數

千人斬其酋鐵頸元師亨及其姪彪又戰
彰義門清風店皆捷也先稍却謙請大出
聖旨榜文潛遺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
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
十六日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
皇出紫荆洪鐘廣等又擊虜於涿州紫荆
固安虜敗去自是不敢深入論功加謙少
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亨封武清伯兼太

子太師提督京營洪復封昌平伯彪遊擊
將軍以都督郭登都御史任寧守大同尚
書石璞侍郎劉璉都督朱謙守宣府都御
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朱鑑守雁門都
御史王翔守遼東王文陳鑑劉廣衡更出
守陝西王通守天壽山鄒來學爲僉都御
史提督京東軍務左都御史沈固出大同
參謀軍事平江戾陳豫鎮守臨清

十八

全書卷之三

二二

永樂初內閣儒臣考滿陞任不必在內閣
如胡若思出爲祭酒以故永樂五年十一
月長陵諭蹇太宰曰胡廣等侍朕日久
繼今考滿勿改外任

十九

長陵三子長獻陵次漢庶人次趙王庶
人名高煦有膂力善騎射靖難時屢有戰

功江上之急庶人戰尤力淇國公輩皆附
庶人庶人欲奪適者數矣以故東宮諸臣
多得罪死解學士亦以是死詔獄先是永
樂二年封庶人雲南不肯去改青州又不
肯去留京師遂有逆謀十四年事露削護
衛改封樂安即日遣之國宣德元年八月
壬戌朔反丁卯令其百戶陳剛進䟽指斥
朝廷上遂親征急遣平江伯陳恭襄公

全言卷之一

十八

守淮安勿令賊走南京辛未駕發京師樂
安知州朱恒勸庶人直趨南京賊黨皆
言恒應天人不可聽庚辰先鋒武陽侯至
樂安辛巳駕至樂安壬午庶人潛出見
上八月乙酉班師庶人至京鎖繫逍遙城
一日上過視庶人庶人犯上覆之銅
缸焚死

二十

乙未正月 孝陵至和陽郭元帥暴卒四月開平王始來謁 孝陵遂不受小明王韓林兒僞命渡江克太平稱大元帥七月攻集慶八月又攻集慶九月又攻集慶皆不克明年二月破元兵於采石三月始克集慶集慶今南京也

二十一

成祖起自北藩征誅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後一百二十年 今皇帝起自南藩揖讓而有天下壬午年改元

全言卷七十一

十一

夏

二十二

靖難兵未起時中朝已有備江陰侯吳高兵十萬屯遼東都督朱忠兵十萬屯懷來都督徐凱兵十萬屯河間而張昺謝貴在北平城中長興侯耿炳文又統兵三十萬至真定何以兵起竟敗塗地瓦解謂非天

命歟

二十三

康陵前皆一帝一后洪武十五年永樂五年中官崩皆不復立繼后今皇帝元后孝潔皇后陳氏繼廢后張氏皆葬西山又繼 孝烈皇后方氏葬永陵

二十四

成祖靖難用兵出入四年所破郡縣皆不設官守諸郡縣亦不肯歸附旋破旋守惟得北平保定二府

二十五

南京承天門建文二年秋災復建改名臯門因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大明門爲路門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先是又於乾清坤寧二宮間建省躬殿

二十六

國朝小說書數十種中亦有浪傳不足信者惟野錄中一事極可惡獻陵洪武十一年生于鳳陽長陵入金川門時獻陵守北平年已二十五景陵建文元年二月生於北平獻陵得子最早年二十九歲已有六人凡十子成祖愛景陵時時稱太孫英武類我景陵擒漢庶人詔有誣妄先帝爰及朕躬語好事者爲野錄遂

今言卷之二

三

妄言耳

二十七

洪武十五年都督僉事李新以營 孝陵
功封崇山侯王通以父真靖難元功又自
立功封武義伯永樂七年作天壽山十三
年進封成山侯 獻陵以通父侑享 太
廟通後以交趾失律爲民天順元年詔恩
通子琮得嗣成山伯

二十八

洪武八年初定親王歲祿五萬石錦綺鹽
茶又萬計靖江亦歲二萬石二十年停錦
綺茶鹽諸物二十八年始定歲萬石先是
孝陵諭戶書郁新曰朕今予孫衆盛歲
祿五萬石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
斟酌古今稍節減諸王歲給以資乏用故
也是年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之故各

卷之三

三

賜 皇明祖訓祖訓即祖訓錄也

二十九

嘉靖庚戌冬 孝烈皇后祔廟祧 仁皇
帝后時廟一堂九室中 太祖左四室
成祖 英宗 孝宗 武宗 右四室
宣宗 憲宗 睿宗 孝烈皇后

三十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

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
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
于頌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采入
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三十一

寧庶人者康王庶子其母馮針兒故娼也
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正德十
四年六月丙子反攻陷九江南康七月壬

今言卷之

三十一

辰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銳拒
守甚力庶人窘議僭大號改年順德其僞
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言須至南京即
位改元庶人不悅又攻安慶不克將還南
昌丙午聞王陽明入南昌解安慶圍去乙
卯遇陽明兵於黃家渡戰敗丙辰又敗丁
巳陽明督戰益急庶人妃婁氏投水死擒
庶人婁妃知庶人逆謀時時泣諫不聽庶

人敗嘆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三十二

七王府齊王樽也 孝陵第七子洪武三

年封青州建文中謀反執之京師降庶人

與周定王皆繫禁靖難兵至得釋復國人

告王有反謀 上與書戒諭永樂四年來

朝謝廷臣勅王留京師出怨言召其三子

郡王至京父子皆降庶人已而安置廬州

兩全言卷之一

十四

宣德三年福建人樓璉妄稱七府小齊王

謀不軌逮至京誅數百人景泰五年移庶

人少子賢爍居南京勅守備叅贊防閑勿

令與諸人親王往來交通今南京有齊庶

人者皆爍後

三十三

孝陵第十八子谷庶人母郭惠妃滁陽王

女也封宣德府即今宣府古上谷靖難兵

起庶人走還京後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改封長沙忠誠伯以不謁王下詔獄死庶人益驕有反謀永樂十四年十月召至京明年降爲庶人少子賦歛與賢懌同自廬州徙南京卒無後

三十四

詔恩各從其類上 慈闈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立 東宮則有廢子入監恩災異

不書卷之二

三五

陳

脩省則有蠲逋減刑恩 登極則大赦矣立 中宮及 東宮出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奸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有之 九廟災時議下詔寬卹至有欲褻親廢子者繆矣

三十五

山西安邑全寅少警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竒中正統中隨父清大同 裕陵北

狩令大同守闡裴當問全筮得乾之復寅
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
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
歲一躍秋潛秋躍浹歲也明年秋駕當復
矣繇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
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
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
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

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
合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
寅日午合於壬乎 裕陵心識之寅至京
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虜無能爲彼
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
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駕駕
至以 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
上變告密筮寅所寅佯不知者驚曰是何

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
柰何忠大懼狎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誅丁
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
乃範金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有八貯
之牙盒賜之會清以指揮出莅徐州上
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
大貴幸寅每箠戒以持滿石不悟及禍公
卿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

正極人顛隗年九十卒

全言卷之二

三十七

三十六

永樂元年二月以北平爲北京設行部行
府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從禮部尚書李至
剛之請也

三十七

丁未以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遇春爲副將軍帥師北定中原二年秋遇

春卒三年春以達爲征虜大將軍文忠勝
左右副將軍愈和左右副將軍北伐六
年五將軍統兵備山西北平諸塞當時蓋
有副將軍又有副副將軍後遣征南諸將
以叅將代副副將軍

三十八

永樂五年平交趾露布臣總兵官新城侯
張輔等謹以所獲交賊僞大虞國上皇黎

今言卷之三

三十一

季鞏僞大虞國主黎蒼賊男僞推誠守正
翊贊弘化功臣雲屯鎮兼歸化等鎮嘉興
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持節雲屯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
領東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
金魚袋上國柱衛國大王黎澄僞大原鎮
兼天開鎮驃騎上將軍梁國王黎澈僞新

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僞
太子黎芮僞郡嗣王黎瀟僞郡亞王黎范
幼孫五郎賊弟僞臨安鎮兼太安海鎮驃
騎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
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纜
賊姪僞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內判中都
督河陽郡亞公黎原咎僞領龍興路統府
平陸縣上侯黎子緯賊姪孫僞御輦一局

卷之三

三十一

正掌鄉侯黎暉僞清亭侯黎伯駿僞石塘
鄉侯黎廷焯僞永祿亭侯黎廷燿賊將僞
入內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
諒山鎮權僉行軍行諒江路同知總管府
事賜金魚袋柱國東山鄉侯胡社僞入內
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樞密院副使阮彥
光僞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左諫議大
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太守新安鎮封

置使國子學祭酒賜金魚袋護軍黎景琦
偽寧衛將軍知威衛管左登朔軍賜金團
符縣伯段輦偽神勁營亭伯陳湯夢偽鈞
鈐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
材謹差都督僉事柳升橫海將軍曾麟神
機將軍張勝都指揮僉事俞讓指揮同知
梁昂指揮僉事申志檻送京師并其偽造
金印圖書一十六顆獻之闕下

三十九

今言卷之

三十一

宣德二年行在吏部言自永樂十九年迄
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
不循分守構詞健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
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敘銓否罷爲
民

四十

永樂中獻陵監國南京長陵時時址征有

所宣制 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 皇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選武官選簿 御前亦用廣運寶 東宮用功懋之記

四十一

洪武辛亥有進士永樂癸未無進士天順癸未亦然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人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永樂己丑 長陵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 康陵南巡明年 新天子自興邸入即位故有辛巳進士又明年癸未遂有進士我朝百六十年癸未惟一舉

四十二

李文達公天順日錄云八月十五日之變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 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爲 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朝廷

之上怨恨憂鬱灾徧天下前後何不類如此

四十三

朱字傳帖者 奉天門朝罷 駕輿司禮
巨璫持下丹陛呼該衙門官與之次日早
朝該衙門官具奏本 御前奏云傳奉事
理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遞司禮小璫進覽
墨字傳帖則出自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
復面繳若事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朱
墨也

今言卷之二

三十一

四十四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大紳始也輔臣
之繫詔獄也亦自解始也其有謹身殿大
學士也自東楊始也輔臣之歷官至一品
也自西楊始也官至一品入內閣也自王
毅愍始也一人領四官也亦自王始也其

論死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輔臣如東西楊皆領三官陳芳州高文義領五官矣然皆領戶工尚書其領吏部尚書亦自王始也西楊兵部東楊工部終其身也自王以後多吏部矣輔臣之有少師自西楊始也西楊卒而少師虛位者四十餘年萬安亦登少師博野繼之自後洛陽長沙新都順德丹徒鉛山永嘉貴溪分宜皆少師矣吏部

尚書之領太子太保也自詹徽始也詹坐藍黨死其登少師也自蹇忠定始也文端端肅恭襄皆少師也漕運之有都御史也自王莊毅始也兩廣之有總督文臣也自忠肅始也鄖陽之有撫治也自原傑始也江南之有巡撫也自周文襄始也汀漳撫臣之得提督軍務也自王陽明始也叅政之贊理軍務也自葉文莊始也治河之有

大臣自宋司空始也陝西之有鎮守憲臣也自王毅愍陳僖敏始也二公在內臺歲更出鎮也巡撫之必兼憲職也自耿清惠始也

四十五

洪武中中山王初封東甌王進封皆信國公忠勤伯二人洪武汪廣洋洪熙李賢新建伯二人宣德李玉嘉靖王陽明外戚安平伯三人景泰毋家吳安孝烈皇后父方銳永樂功臣李遠封安平侯子安嗣安平伯

四十六

南京中府守備廳題名記一李克嗣一喬宇二公名通今之士李記云太宗遷都皇孫監國而不知成祖時監國乃太子非太孫也是時仁宗爲太子監

國南京 宣宗爲太孫從行撫軍監國
京 仁宗初即位 宣宗爲太子洪熙元
年四月以南京地屢震令 太子祭告皇
陵孝陵爲名實有監國南京之命喬記云
永樂乙巳詔以勲舊重臣鎮守而不知永
樂二十二年甲辰八月 帝崩明年乙巳
乃洪熙元年也近日尚寶司題名碑張文
隱公文甚佳下書少卿首媿繼次袁忠徹
是矣繼下書文敏公夔之子浙江建德縣
人不知繼乃恭靖公廣孝之嗣子長洲市
中人也文敏公正統七年進士父以正統
舉進士而其子乃永樂中恩蔭爲少卿此
不足辨直可發一笑耳文敏三子璧瑩璽

四十七

南雍志祭酒黃佐所修載弘治元年諫官
張九功奏言孔庭從祀荀况馬融王弼楊

維皆在所當出今之儒臣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在所當入 上命禮部會議於是尚書周文安公等僉言楊雄已黜於洪武時而薛瑄嘗與元儒劉因竝欲從祀以大學士楊士奇謂其無所著述而止文貞卒於正統九年文清天順元年正月入內閣六月致仕天順八年卒何謬至此

四十八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

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

永樂六年伊王謚厲洪熙元年 上命禮

部尚書呂震論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

忠等十八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謚不美

上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國事有德

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

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
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謚若
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
制謚正爲定論美惡示至公也銀竟不謚

四十九

于肅愍公神道碑倪文毅公作倪公第阜
于公孫婿也碑文以虜入寇京城爲景泰
元年以 上皇還京爲辛未年辛未景泰

全言卷之

三十七

二年也虜至德勝門寔正統十四年十月
事 上皇入南宮寔景泰元年八月事此
名臣大功業儒臣大制作尚爾舛誤金石
之刻豈足盡信

五十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
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
督鄒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

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真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瓖平羗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

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就於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頭撥初團營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營士卒啓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

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 祖宗微意
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
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
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
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
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
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參用之出師之日賜
平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
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
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
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今考
洪武三年征胡以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
將軍平章李文忠右詹事馮勝爲左右副
將軍御史大夫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將
軍是時達未封魏國公文忠曹國公勝宋
國公愈衛國公和中山侯皆未封也四年

伐蜀以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爲左右副將軍入瞿塘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出秦隴永樂四年征安南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是時晟未封黔國公輔未封英國公永樂十二年征胡安遠侯柳升領太營都督馬旺陳翼

程寬金玉副之寧陽侯陳懋左哨襄成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左掖保定侯梁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清左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震副之是時上親征故不立將軍副之號宣德五年禦胡以陽武侯薛祿爲鎮朔大將軍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爲副總兵武進伯朱

冕奉化伯滕定爲左右叅將此意又非但欲分其權蓋亦難其人以一將將十萬其材豈易得哉嘉靖庚戌虜窺京師朝廷厘革營務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叅將二人叅將四倉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叅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虎鈕如將軍所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五十一

洪武三年冬儒士魏俊民黃麓劉儼丁鳳
鄭思先鄭權上 大明志命秘書監梓行
授俊民等官先是 上令俊民等類編天
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行省
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
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
西至臨洮北至北平六年令州府繪上山

今言卷之

三十一

川險易圖十六年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
池地理山川關津亭墩水陸道路倉庫十
七年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十八年夏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
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
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
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
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五十二

永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專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

五十三

洪武三十五年 文皇即位開內閣召七臣入預機務名直文淵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六十八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

五十四

異姓追封王者楊王徐王滁陽王皆外戚
天造之初滁陽又有先路之功諸功臣家
徐氏中山王常氏開平王李氏岐陽王鄧
氏寧河王湯氏東甌王沐氏黔寧王定遠
王張氏河間王定興王寧陽王公朱氏東
平王平陰王朱氏宣平王岐陽父隴西
王凡十四人以子孫王推恩追封者不與
焉又有降虜也先土干賜姓名金忠封忠

勇王

五十五

正統己巳孟冬虜犯京城石亨欲盡閉九
門以待勤王之兵于肅愍公力爭請同亨
率兵出營德勝門外與虜對壘已而虜被
我砲擊死者近萬人大沮退石亨奮欲攝
擊肅愍公又力爭縱虜令去出戰所以
護京師縱虜所以安上皇也

五十六

吳元年太史院使劉文成公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洪武元年改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

卷之三

四十五

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定爲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

五十七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衢書成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藩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

南踰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址
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驛
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
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
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六十六
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
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五十八

全言卷之二

四十七

外夷封王如朝鮮安南占城海島諸國來
朝貢者各以其國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山
南山北三王今存中山王北虜封王者四
人韃靼阿魯台和寧王瓦剌馬哈木順寧
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西域二
人哈密忠順王阿端安定王西番七人正
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闡化王闡教
王輔教王贊善王贊化王

五十九

內官之制定於洪武二十八年凡監十一
曰神宮曰尚寶曰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
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
直殿凡門四曰奉天門曰午門曰端門曰
承天門凡司二曰鐘鼓曰惜薪凡局六曰
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
酒醋麪凡庫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府

今言卷之二

四八

供應其正官監有太監門有門正皆正四
品司有司正局庫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
三十年增都知監銀作局東宮六局曰
典璽曰典藥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
乘各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寶
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內
使門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雜職

洪武五年 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
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
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
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
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
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
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俱正
六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尚儀總
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總司寶司衣司
仗司帥尚食總司饌司醜司藥司供尚寢
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總司製司珎
司綵司計凡二十四司宮正掌戒令責罰
之事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官服勞旣多或
五載六載婦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
歸以終天命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受
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六十一

建文時改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戶部爲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

今言卷之

五十一

御史爲拾遺補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少卿叅議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大理寺改爲司又改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評事寺副副都評事司務都典簿太常寺改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孝陵置鍾山祠

祭署及司圃所增神藥觀知觀一人光祿寺改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如太常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太僕寺改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驕驥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隸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替禮替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鴻臚寺改卿爲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脩撰編修檢討而以方孝孺爲文學博士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

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
東閣太學士各設學士一人待設無定員
文淵閣設典籍一人六科罷左右給事中
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
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
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
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
上官各陞品一級改提刑按察司爲十三

公言卷三

五二一

道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爲廣東都轉
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
省及江北學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官
五軍斷事司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
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
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
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
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

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五署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靖難後復洪武舊制惟存大理寺不設斷事官及斷事司正統中復設京衛武學

六十二

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並給鐵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云云佐成祖曰奉天靖難云云餘曰奉天翊運云云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歲祿視功有差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其才而賢也充團營三營提督總兵坐營官五府掌印僉書留

都守備出充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
替徵券誥論功過覈適孽幼而嗣學於
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平中學於國子監坐
罪奪祿重奪爵

六十三

永樂十六年詔纂天下郡縣志命夏忠靖
楊文敏金文靖三公領其事景泰中修寰
宇通志准祝穆方輿勝覽葉文莊公曰此

寰宇通志

三四一

趙宋偏安之物况直爲四六設今欲成盛
代一統之書宜有資軍國益勸戒如地理
戶口類不可缺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充
廣之可也陳芳洲笑曰此豈造黃冊耶天
順五年撰

大明一統志

六十四

永樂六年定興定遠二王上交趾地圖東

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乃郡縣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船司一改鷄陵關爲鎮夷關

六十五

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

興公言卷之二

五三五

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修實錄書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六十六

靖難之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皇
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
服然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
文者如禮部侍中黃觀太常少卿廖昇翰

林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縣顧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追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鈿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

六十七

金史卷之

五二六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 皇帝遣大臣祭
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
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
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
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
分五室室太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從祀名臣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
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
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二
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先是洪武元
年祀三皇用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
四年令天下立三皇廟歲春秋祭已而令
祭於陵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
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
名臣從祀六年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
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立歷代帝王廟同
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文王武
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
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
陵七年塑帝王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
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服已而郊祀祔
祭諸帝王省春祭歲仲秋遣官祭於廟二

十年以武成王從祀帝王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禮官擇上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 上曰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祀伯顏阿朮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未幾 上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

可勿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于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帝子午卯酉年傳制祭陵停廟祭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罷十年春廟未成 今皇帝祀之文華殿廟初成 今皇帝至廟祭是年修撰姚涑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 上從禮官議二

十四年給事中陳棐又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五人

六十八

外戚封公自嘉靖始也張鶴齡嗣壽寧伯進侯又以迎立今皇帝進封昌國公慶雲長寧孝肅太后家二侯伯瑞安崇善安仁孝貞皇后家三侯伯惟延齡兄弟公侯最貴盛得禍亦最慘

六十九

駙馬無封侯者灤城富陽永春西寧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以迎立今皇帝封京山侯孝陵少公主駙馬趙輝天順中求封侯不得

七十

洪武十九年大誥三編俱成二十八年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蓋因大誥

初序末有云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
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
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減等而無
加等

七十一

開國功臣常李鄧湯劉五姓嘉靖中續封
甚愜人情但李太師之後不沾一命尚爲
缺典

七十二

孝烈皇后將葬 上念西苑之變 孝烈
有大功欲葬於 孝潔皇后之左已而中
止 上新作壽陵至是定名永陵令先葬
后 上曰孝陵長陵先葬 孝慈 仁孝
也

七十三

成祖於建文己卯七月起兵靖難宸濠亦

以正德己卯六月反湖廣二閣老皆石首
人文定永樂甲辰文簡嘉靖甲辰入閣所
事 二帝皆藩王入繼大統永樂辛丑四
月 三殿灾嘉靖辛丑四月 九廟灾

七十四

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
僅有判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

大明律所云時務盡掇述括帖以故士乏

全言卷之一

五十一

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人材優劣且不
論只 歷朝紀年及 后姓陵名知者亦
鮮近二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爲
高矣

七十五

入內閣爲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
始於建文四年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
淵閣印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詔草題奏

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以翰林院印
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即官至三殿三閣
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旨不得與機務也
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旨亦得預機
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署銜自稱掌
文淵閣事可乎

七十六

我朝 帝后尊謚皆有孝字惟 景皇汪

后無孝字文臣無謚孝者國初惟贈東海

侯陳文字孝勇

七十七

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帝
元魏未爲非 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
稱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帝王廟中以元世
祖與三皇五帝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
祀真聖人卓越之見

七十八

吳元年冬 孝陵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
內侍製麻屨行藤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
十七步行十三七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
恭王 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也

七十九

正德時神英封涇陽伯本無大功江彬平
虜伯許太安邊伯武德永壽伯以義兒故
得封彬誅死太謫戍邊英德及太監家七
伯皆革

八十

嘉靖已酉應天試錄策言初開內閣所用
七人者皆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然不言當
時七人者惟文穆修撰文敏編修耳大紳
起謫胥爲待詔文簡中書舍人文貞齊王
府審理副陞編修文靖給事中若思桐城

知縣陞檢討非由翰林者亦入內閣也

八十一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今皇帝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犧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

去武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

八十二

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是書刻在南雍余嘗託友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書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野小說家

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爲京師何以此書乃有北京又言南京應天府若前代書何以又有十二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書無疑此時未有貴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矣

八十三

懿敬太子妃常氏 懿文太子元配也建

文帝追尊為孝康皇后 武宗母張后尊
謚亦孝康皇后

八十四

洪武癸亥賜六部尚書馬已已賜有司方
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瑄曰布按二司
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
入非所以示民或假馬部民因被浸潤不
能舉職甚幸治體其官為市馬司二十匹
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十戶食之歲
一更

八十五

宣德七年大學士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
品以下官俸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吳訥言
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為
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準
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

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歿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

八十六

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上曰我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罷楊雄從祀祀董仲舒正統二年進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

八年追封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

年追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沉崇

安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追封楊時為

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

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

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

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壘像

設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

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
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
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
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
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
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
氏配稱先賢程瑜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
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廟全行年三

以二

八十七

永樂十八年論營建北京功陞營繕郎中
蔡信爲工部右侍郎所副七人爲所正丞
六人爲所副匠二十三人爲所丞賜督工
群臣及兵民夫匠鈔椒蘇木有差正統年
間營建三殿兩宮包砌京城及修造各衙
門陞除匠官不過五六人

八十八

國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鎮分封
似乎過制當時已有葉居升輩漢人七國
之慮今考廣寧遼王大寧寧王宣府谷王
大同代王寧夏慶王甘州肅王皆得專制
率師禦虜而長陵時在北平爲燕王尤
英武稍內則西安秦王太原晉王亦時時
出兵與諸藩鎮將表裏防守孝陵崩少
裁抑而齊黃諸臣受禍矣肅王今移蘭州

八十九

洪武六年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九
年擇功臣子耿璫等一百四人爲散騎舍
人十一年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
四年令公族武臣皆遣子弟入國子學受
業二十一年頒武臣大誥又頒八條勅諭
武臣又頒武臣訓戒錄又賜武臣保身勅

二十二年禁武臣預民事二十三年賜公
族伯屯戍百戶二十六年頒稽制錄於諸
功臣二十九年大賚致仕武臣各陞一級
銓於甘肅大同北平大寧遼東諸衛所凡
千五百人

九十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 皇天上
帝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

今言卷二

二一

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
風師雷師北郊 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
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
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
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
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
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九十一

天壽七陵惟景陵規制獨小嘉靖丙申稍廓大之是年作壽陵即永陵也在天壽訖東十八道嶺夫君即位爲禪禮也昔漢文帝表灑西唐太宗營九巘我二祖先作二陵故並獲吉壤今皇帝因謁七陵遂有壽宮之役真達天高世之見

九十二

洪武二年立功臣廟於鷄鳴山論功列祀

卷之三

三

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先棲神於卞蔣等廟乃塑像移祀於此徐常李鄧湯沐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但虛其位洪武二年太廟侑享初有廖永安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葉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

人已卒祀廟中九年始加封號贈謚罷永
安祀時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俟其卒進侑
皆太祖所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廖永安
乘世傑而太廟乃有之馮國用丁德興
茅成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
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太廟侑享不與
焉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
識也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
臺三十二人唐凌烟二十四人宋昭勲崇
德十人皆託褒揚於位貌而已太
祖之廟庭侑享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最
重其禮最隆矣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
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於太廟乃倣三
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生
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
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於廟廡又言英本

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定矣且英之封在洪武十七年論平雲南功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賴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先封流侯者與世嗣偏裨都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尤著於是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蓋廟祀定後十六年而英始侯也

九十三

侑廟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間王四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開國功臣靖難功臣各自爲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位六王之下群公之上以爲不倫及營國公郭英進祝并兩朝功臣敘爵於是營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

伯列寧國公之下矣

九十四

嘉靖十四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
莊肅皇后謚大學士孚敬首曰 莊肅皇
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謚只諫二字四字
尚書言曰今各廟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
四字未稱大學士時曰二字四字大少湏
得八字都御史廷相曰 莊肅作配 武

國公一十二

三

宗謚宜一體吏部侍郎韜曰謚者天下之
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
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
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
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
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大行盛名

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今 武宗
廟謚既與 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

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上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旣用半且陰六又合嘉靖十五年四月上坐天壽山行宮面諭言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上御文華殿面授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九十五

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江璫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

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
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
下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
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
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
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
罷 上不許下璫詔獄徒等又上疏力救
容得釋

九十六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黃忠宣公
始實宣德乙卯也已而黃公兼掌兵部事
正統五年代黃公者兵部侍郎徐琦正統
十四年琦陞尚書景泰元年止掌部事靖
遠伯代琦總督機務成化間崔莊敏公以
南吏書王端毅公以南右都御史叅贊機
務恐亦未然又云始於正統辛酉亦非蓋

正統辛酉始定名南京也

九十七

永樂五年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爲征
夷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
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左
右叅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及清
遠伯陳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等遊擊
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

今下卷三

三二

王玉商鵬等鷹陽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
政等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
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
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
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
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叅贊戎務行部尚
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九十八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 中官

東宮及上 慈闈尊號徽號詔皆無文

武官封贈廕子試署實授恩例英宗登極詔始令署都督僉事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事指揮實授 景皇登極詔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賊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誥勅景泰三年立懷獻太子詔始令署郎中員外郎主事試中書

今言卷之二

十一

實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誥勅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詔始令內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天順八年 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署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上 慈闈尊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上與誥命恭陵登極詔內外文官署職試職實授內外武

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試職署職遇
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授及
以後功陞試職署職實授弘治五年立
東宮詔文武官試職署職年半以上者實
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實授弘治十一年清
寧宮災詔兩京文官署職試職理刑者實
授歷任未及一考者與誥勅其誥勅准給
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滯酷刑者仍給與弘

治十八年上 兩宮尊號詔文武官署職
試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
與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 今
上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負人等因
諫止巡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爲民充軍
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打死者
追贈諭祭仍廢子入監讀書充軍故絕者
一體追贈諭祭優養親屬嘉靖元年 尊

號詔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勅父母已
封者服色許與子同誥勅准給未領因事
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嘉靖九年
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
給與誥勅嘉靖十九年 皇子生詔始令
兩京三品上文官例該廕子未及一考者
廕子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
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勅文官五
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并試
職御史實授仍與誥勅十五年立 東宮
詔兩京三品上文官廕子兩京文官未及
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歷任三年無過
者與誥勅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仍
與誥勅十七年 郊廟大禮成詔兩京文
職并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
及一考者與誥勅兩京文武官并新舊武

舉官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詔勅十八年立
東宮兩京文職三品上官與詔勅廢子二
十四年 宗廟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
與詔勅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詔勅應賜封
者聽

今言卷之一終

各舉
與詔勅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詔勅應賜封
十四年 宗廟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
東宮兩京文職三品上官與詔勅廢子二
與詔勅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詔勅應賜封

今言卷之二

海鹽鄭曉

九十九

御用左少監阮浪侍 英廟南宮浪下內
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
鍍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
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褙衣忠因
見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

今言卷之二

俄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
欲謀復皇儲今浪遺堯以袋刀賞忠求外
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
浪入詔獄炮烙煅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
獄中天順復辟平忠亦凌遲贈浪本監太
監命儒臣撰文立碑官縉子銳錦衣試所
鎮撫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
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一百一

永樂癸未至天順丁丑五十五年吏部尚
書蹇郭王三公何文淵王九皋佐泰和也
天順丁丑至弘治乙丑四十九年九十
一人而耿文恪再入吏部正德丙寅至嘉靖
丁未四十二年凡二十二人羅楊李三公
未任王許二公再入永樂至弘治以前冢
宰無坐罪者正德以後綵伏誅陸王謫戍
喬熊唐削籍

一百二

南都之有叅贊機務也自黃忠宣公始也
黃公初至南都爲戶部尚書尋兼掌兵部
裕陵即位初始有叅贊機務蓋長陵
崩後仍稱址京爲行在則南都爲京師故

稱機務正統六年定都北京去行在則當
改爲叅贊留務矣往時叅贊不專兵部近
時王端毅公以留臺叅贊機務後陞南京
兵部尚書又叅贊先是靖遠伯王忠毅公
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機務正德末新
建伯王陽明亦兼南兵書乃止稱叅贊

一百三

我朝雖設脩撰編修檢討爲史官特有其
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况中
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
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冢宰內閣
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一百四

人言金石之文及志書可信余嘗錄九卿
題名殊可笑兵部尚書刻齊太鐵鉉時未
有北京也况鐵以軍功陞仍在行中未嘗

任部事嘉靖中一時五尚書皆經畧四方未嘗至部亦題其名胡端敏公實爲兵部尚書代王時中而李康惠公繼之乃不書其名名在侍郎中又不書陞本部尚書初建北京設行部部設尚書三人侍郎四人其屬六曹清吏司以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刑部尚書掌保定府事雒僉爲尚書僉坐事死黃忠宣公代之劉辰實爲行部侍郎今改行爲刑盡題名刑部江西通志首書寧王封於寧夏而不知寧王之封大寧大寧即北平行都司地永樂初以其地畀朶顏三衛遷都司於保定山東通志書齊王賢熒反而不知反者賢熒之父禱也他如此類不可悉舉

一百五

永樂中解公胡公出內閣爲廣西叅議國

子祭酒宣德四年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
瑛戶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
出內閣改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書景
泰七年江淵亦自內閣出爲工部尚書代
石璞

一百六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
存不得已常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
愛猷識理達剌稱帝塞外洪武五年上
書諭元幼主欲其通好遣使取其子買的
里八剌北歸初買的里八剌爲我兵所獲
封崇禮侯留京師七年遣使送崇禮侯北
去愛猷識理達剌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脫古思帖木兒即買的里八剌也二十
一年脫古思帖木兒爲其下也速迭兒所
弑諸酋立坤帖木兒爲可汗而猛哥帖木

兒爲瓦剌王是時虜數侵邊魏國公達宋國公勝涼國公玉穎國公友德西平侯英成祖晉王周世子相繼討虜虜益擾我塞下建文二年虜中衰亂其大酋脫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兒亦遣人歸款北平是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永樂元年遣指揮朵兒只恍惚等書諭可汗通好不聽再言諭亦不聽已而鬼力赤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六一

瓦剌相讐殺始皆遣人入貢然亦數寇邊四年書諭可汗通好勿拘留我使不報六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鬼力赤衰虜中立本雅失理爲可汗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虜通好虜不從殺驥上怒乃封瓦剌酋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以撓本雅失理而遣淇國公武城

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將軍出塞討

虜五將軍入虜伏敗沒於臚胸河八年

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其臣阿魯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瓦剌叛侵邊成祖北征瓦剌是時瓦剌數攻敗阿魯台阿魯台乞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數寇邊二十年圍我興和 成祖怒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北走班師還是年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成祖又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時為馬剌木之子脫歡所敗二十二年阿魯台部落侵塞上 成祖又出塞討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元年馬

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
孽脫脫不花爲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
台脫歡各遣人朝貢是時瓦剌強而阿魯
台弱八年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上
勅總兵巫凱曰往年虜使自大同宣府入
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瓦剌殘阿魯
台阿魯台遣人來告瓦剌之難賜刺撫諭
之阿魯台爲瓦剌所敗死脫歡遣人朝貢
告殺阿魯台阿魯台子阿卜只掩來歸以
爲中府左都督正統元年脫歡與其酋朶
兒只怕讐殺脫歡遣人貢馬且通兀良哈
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
四年五年數貢馬亦數入塞六年脫脫不
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
也先者脫歡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
而也先強也先又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

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允得賜金帛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桀驚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許給之曰吾爲若奏 皇帝皇帝許爾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監王振力勸 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狩十月虜復至京師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卿出見 英宗辭歸時瓦剌可汗普化即脫脫不花也

遣使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議和皆不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時虜酋阿剌知院遣人貢馬請和賜勅答之虜遂至大同宣府京師戒嚴阿剌又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關我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至瓦剌貽書可汗賜勅也先及阿剌而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胤勣偕皮兒馬黑麻使虜而李實等及也先使人把禿至京把禿還賜勅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英宗還京居南宮景皇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英宗宴之南宮已而脫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賜勅也先稱瓦剌都總兵

答剌罕太師准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二
年也先強盛劫奪脫脫不花而遣人貢馬
三年遺書刺瓦可汗是年也先逐脫脫不
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
月也先又遣人貢馬請命使往來 上曰
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隙幾危宗社今聽
虜使朝貢優其賞宴便遂勅邊鎮練兵防
虜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
只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是
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
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
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
物數年間也先人每至京輒幾千人出入
驕恣歐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
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欲奪馬殺人通事
都督昌英每好語沮之不聽輒侮罵貢使

尚在京時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啓隙不欲與虜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赤斤蒙古往來窺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還勅也先曰太師求容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並各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入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相犀帶九釵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脫脫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立爲可汗十月也先

略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
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未書添元元年下
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輒
稱可汗不可宜諭以順逆安遠侯柳湜言
宜仍稱瓦剌太師并下廷議禮官胡濙等
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
隋唐以來吐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
稱爲瓦剌可汗便 上令再議儀制郎中

章綸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彼
必慙憤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再
下廷議濙等復言稱瓦剌可汗便言官盧
祥李鈞路壁等以爲不便宜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
稱瓦剌可汗勅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
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
肅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

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沿邊守將十一月瓦剌使臣貢玉石五千九百觔却令自售也先第賽因諸酋並遣人貢馬時也先新立恐諸部不附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不復深入寇掠然數年賞賜費亦不下百萬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逐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孛來癘王子強孛來殺哈刺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其所自起孛來尋弒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孛來寇陝西三年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寇宣府五年寇河西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孛來衰而毛里挾阿羅出猛可三酋逐孛來共立脫思亦稱小王子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馭而諸酋毛里挾阿羅出孛羅出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

敢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成化初阿羅出
結訖加思蘭字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
入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
又爲之鄉導元年遂入榆林塞二年毛里
孩入寇陝西三年又入榆林塞入大同塞
是年訖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
魯都滿魯都偕稱可汗以訖加思蘭爲太
師脫思不知其所終五年字羅出訖加思

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至固原六年
阿羅出毛里孩也烈忽屢入陝西塞八年
都御史王越總制關中軍務言自虜據河
套邊人大擾乞搜套復東勝 上遣武靖
侯趙輔爲總兵出搜套輔以疾還遣吏部
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畧盛言增兵守險便
河套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虜
遣人貢馬十年虜寇大同宣府及

靜深入鞏昌平涼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
寇宣府十三年寇宣府滿魯都札加思蘭
遣桶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
千當是時札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
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巳服又欲殺滿魯都
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
來札加思蘭匿不與遂相售殺十五年滿
魯都殺札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滿魯都
入榆林塞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
寧海斬虜首四百三十七封威寧伯十七
年亦思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大同
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戶部尚書
余子俊提兵禦虜虜退去是時虜衆分散
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
諸酋各以部落通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
雖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

都魯表而把禿猛可稱小王子及其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襲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中太師官最尊諸酋以王幼恐太師專權不復設太師三年伯顏猛可及其諸酋與瓦剌酋并遣人貢馬時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

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凡三年三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貓兒庄入留大同遣數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新立瓦剌亦衰以故數年間我無虜患七年遂大舉寇陝西十年寇甘涼其酋火篩小王子部落也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

謀且深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
禦虜又召王越總制陝西軍務經畧哈密
是年虜亦貢馬十二年虜迭入榆林大同
寧夏塞亦遣人貢馬十三年火篩入大同
宣府塞京師戒嚴火篩屢寇邊獲財畜日
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入寇大
上遣都督李澄守朔河川張晟居庸關襄
城伯鄒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畧宣大王宗
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
荆倒馬關備虜是秋虜入榆林塞冬入偏
頭關十四年秋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
掠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五年
秋虜入大同塞時劉大夏在兵部秦紘總
督陝西軍務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十七年
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
否且深入謀言虜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

黃裏者華言京城也。上召見內閣劉徒等議兵事。是秋虜入大同塞。上銳意討虜。太監苗逵數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虜入花馬池。清水營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畧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軍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會。泰陵崩。逆瑾專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虜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刺有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禿廝娶爲子婦。小王子恨之。欲殺阿爾禿廝。亦不刺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二酋尋歸。小王子未幾亦不刺殺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復走入西海。八年虜入宣府塞。十年朵顏止虜入馬蘭谷。殺叅將陳乾。是秋虜深入固

原平涼十一年春虜入榆林塞秋入宣府
塞十三年入寧夏塞大掠秦隴十六年虜
入花馬池瓦刺西徙與土魯番相讐殺小
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蒲官
嗔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
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
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
及兒台吉即也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
子曰吉囊曰俺答阿不孩亦不剌部從吉
囊火篩部從俺答而小王子種落又盛

一百七

知己不易得楊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
不知于肅愨彭文憲不知李襄敏李文達
不知葉文莊丘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
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
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陽明

一百八

諸司印玖疊篆御史印捌疊文淵閣印玉
著將軍掛印柳葉

一百九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真人洪武中
為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
文能視病制方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達世
務事東宮每効規益卒之明年 仁宗贈

古今言卷之三

三十一

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

一百一十

巡撫之名寔始於洪武辛未是年勅遣
皇太子巡撫陝西也建文中遣侍郎夏忠
靖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
辛丑遣尚書蹇忠定等二十六人巡行天
下宣德庚戌遣侍郎于肅愍周文襄等六
人出巡撫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

事中佐之

一百一十一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慎哉慎哉江彬領兵
殺一家二十口報功論死得脫朱寧淫人
之妻而殺其夫逃入豹房二人皆得幸
康陵竟罹極刑以語言竿牘之間陷人於
死豈無果報况竊 上權矯 王命而殺
人是一事而得二斬罪矣况又不止於一
事一人乎慎哉慎哉

一百一十二

趙古則撝謙餘姚人洪武初徵修正韻衆
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
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
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
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注書不報還
瓊山初謙來京朱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

仲珩校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之學最精
既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學書
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謙於世利聲華澹
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
無悔卒于番禺

一百一十三

姬廣孝謚恭靖邵元節文康榮靜又有太
醫院判蔣用文恭靖院使袁寶襄敏太子

國全言卷之二

十三

太保尚書掌太醫院事許紳恭襄

一百一十四

國初李太師胡丞相涼國公諸獄未可知
若于少保石總兵諸獄詞恐未為無枉即
劉瑾錢寧江彬亦必有反謀坐奸黨可
也武定積惡負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
指法官所擬亦難服其心侯爵終當復惟
曹賊反是實

一百一十五

近見敘名臣者多不及武臣如總兵馬永梁震王効桂勇山西戰將張世忠安慶守將崔文楊銳漕運顧仕隆錦衣王佐豈可多得即內臣如王岳徐智范亨懷恩覃昌鎮守陝西晏宏河南呂憲皆忠良廉靖縉紳所不及也

一百一十六

丘文莊公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媿恭靖公胡文穆公恐恭靖未可謂爲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謚寔始於王文節公文節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

一百一十七

正統末雲南木麓川賊酋叛遣兵數十萬討之東南騷動于時浙江葉宗留福建鄒

茂七廣東黃蕭養相扇而起各雍衆數十萬俗號攻城殺掠吏民湖貴苗獠兩廣徭獠亦叛分遣文武大臣爲鎮守總督提督叅贊協贊軍務巡撫巡視總兵副總兵叅將分守協守守禦每省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十數人所在聚兵各數十萬浙江侍郎孫原貞副都御史軒輓福建尚書金澹侍郎薛希璉兩廣侍郎揭稽李崇都御史楊信民貴州侍郎侯璉寺丞湖廣都御史王來李實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羅綺

一百一十八

薛文清公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緘默都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贈父母

一百一十九

正統己巳大統曆二至日晷晝夜六十一

刻岳文肅公大異之識者以爲用事大臣
任私智廢曆法必有播本之禍八月六師
陷土木

一百二十

孝慈 仁宗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莘塗
德超任奴 列后濟美宜家之教戢於坤
裳逮下之恩深於樛木百八十年餘未嘗
有臨朝干政者正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
之功正德末國統中絕非 孝康爲之內
主禍未可知也然當是時四楊在內閣可
謂勤勞王家者矣

一百二十一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
鄭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文靖葉王
邵三文莊何文肅王文毅皆非翰林彭從
吾易名惠安林見素有改謚之請未見施

行然亦有官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馬許二
襄敏王毅愍陳莊靖是也

一百二十二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今遼洋運道也浮
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會通河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
初中樂之運達于淮泗也浮於江沱潛漢
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劔
閣雲棧通於秦始皇時故梁州貢道西傾
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
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蓋吳城邳溝
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遡淮
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今蘭
州北折而東爲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
陝西之東之河道是也然禹時可通貢今

皆不可行何也漢儒亦云此不能通舟倪
文毅公嘗疏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
力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
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
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
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
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河南
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
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
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况
今河道當潼關之址數十里接連渭河可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
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址上源可通邊堡渭
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
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
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

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
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
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
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
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一百二十三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二年
改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 燕

宗人府之二

二十九

王左右宗政周王楚王左右宗人掌皇九
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子女適
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爲聞
上達材能錄罪過比建都址京永春侯王
寧洪熙宣德武定侯郭玟署事正統三年
始建府如南京西寧侯宋瑛嘉靖中京山
侯崔元署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玟 仁

朝貴妃弟

一百二十四

嘉靖己丑二月禮部言 悼靈皇后正位

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 太廟

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

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

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 孝惠太皇太

后實 皇考獻皇帝生母 悼靈皇后主

請祔奉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之側 制

曰可丙申八月 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

官言初擬奉遷 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

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

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盡西一

室空虛清闕所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

祭告 祖宗 列聖宜一體設饌但不啟

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 制曰可又言謚

稱 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

稱是月改謚 孝潔皇后

一百二十五

太祖陵不知祔葬幾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嬪也 成祖十六妃謚葬皆不可考然皆祀於陵 仁宗諸妃陪葬惟三妃別葬金山 宣宗諸妃陪葬別葬金山者一妃 英宗遺詔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第祔葬今止 睿皇后合葬裕陵諸妃皆葬金山惠妃尚葬桃山竟無陪葬者 憲宗十二妃皆葬金山惟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永陵諸妃陪葬不由陵道列於外垣之內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附然 孝潔皇后亦不入永陵諸妃亦如之

一百二十六

蜀有邵道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慶陽前
事不能知道人館慶陽周家築土被衲書
夜露坐郡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爲弟子道
人不開口言率願指色授人人見道人願
指色授亦輒心解爲奔走輒當道人意道
人喜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即
知病人可活目諸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
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
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活道人移出病
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念道人不取謝
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裹衲衲完
弗復取病家有見飯飯道人列枕案上下
問多少盡飯若加飯更列枕不食飯草惡
道人顧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雜葷物第
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飲水鄉
野人聞之爭入城願觀道人飲諸弟子令

鄉野人梳水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
水冰聞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有踴面紅
汗下如雨慶陽李患脛瘍久不愈問道人
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醜將更聘
女慚死此其祟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柰
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瘍果瘥卒之
日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夜登几旁守
道人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有戈甲士
馬戰鬪聲諸弟子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
死矣

一百二十七

吾鄉入 國朝名臣輩出開創特文成文
憲籌畫軍旅典制禮樂未四十年而有靖
難之事則遜志効夷齊之節又未五十年
而有岳狩之事則肅愍收宗李之功又未
八十年而有南昌之變則端敏發其奸忠

烈死其難陽明乎其亂此皆焯焯在國史者內閣今纔七人文簡文懿文毅文正文忠皆能稱其職矣若章文懿純心正學師表海內稱爲大老又不可以功名論也

一百二十八

邵文莊公言運法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恐未然予謂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

興全言卷之二

三四一

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遞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爲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張

赫軸驢侯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瑄皆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糧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沿衛沂潞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不能給須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各

衛所海船并出海官軍 文皇令再議九年始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千人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糧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兖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

浙江并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
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
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轉十三
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遮洋船兌
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
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襄
河民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
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繳宣

德八年叅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
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
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
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
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
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
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
兌裏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

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
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
名爲改兌

一百二十九

宣德三年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
京百司以民廉介端謹也民字時舉武進
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
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進貢外郎郎中十九年陞山東左叅政當
是時索唐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旣又
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
緩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上再征虜勅
民舟車轉餉節約曲筭省財力民不擾事
集 上在道中勅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
郡縣吏宣德二年召覓會試考官三年召
入南京戶部爲右侍郎尋改南京刑部九

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公力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民不果

一百三十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

金言卷之二

三十八

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父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一百三十一

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

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
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二十年度
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
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
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
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况不
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
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創修寺觀徧於
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
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今言卷之二

三九

一百三十二

嘉靖十年三月朔勅諭朕仰惟 太祖肇
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
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乃出中
夏之元聖顧追報之典未舉而昧幼之懷
罔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

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祖配
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
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
牌于太廟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 太祖
配位西向

一百三十三

孝陵奉祀禮專勅皇親如西寧侯駙馬都
尉宋琥是也成化十五年專勅魏國公徐

全言卷之三

十一

備弘治九年備改守備南京專勅駙馬都
尉楊偉正德八年偉卒協同守備西寧侯
宋愷兼掌行祭禮正德十六年愷還京禮
部請 命南京協同守備豐城侯李旻奉
祀 上曰孝陵奉祀先年有專官奉勅行
禮恁部裏還議擬來說改勅魏國公徐鵬
舉令掌南京中府事蓋琥備偉愷鵬舉皆
皇親也然自愷以協同守備兼掌祀事而

官無專設矣亦或暫令守備代行不爲常
典嘉靖十三年鵬舉解守備仍奉祀行禮

一百三十四

弘治二年徽王乞升鈞州爲府王端毅公
上言今肅府在蘭州潘府在潞州荆府在
蘄州岷府在武崗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
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嘗改府徽府乞將鈞
州升爲府治割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

卷之二

四二

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郟城鈞州密縣新鄭
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典且
啓前四府改爲之端况今各處夾荒軍民
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
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
上是其言移書諭王

一百三十五

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姪太常寺丞苗領費

上獻乞侍郎 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
六部執政不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
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
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第
率黃綠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
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
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閣老之子若孫甫髻
亂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

卷之三

十一

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
端肅公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
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
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災汰罷 上從之

一百三十六

叅贊軍務者始於洪熙元年以武臣踈於
文墨選方面部屬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
書商確機密於是有叅贊叅謀軍務總督

邊儲景太中大同叅政丹陽沈固宣府叅政崑山劉璉山東叅議會稽周頤廣西副使劉紹如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稱叅贊軍務也

一百三十七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爲何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

不令言卷之三

四十一

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一百三十八

永樂元年冬定軍功襲替例自後洪武永

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
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
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
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
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
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
不許襲會兵部大群失職者流言得復襲
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
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
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
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
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
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一百三十九

徐王宿州馬公 高后父也配鄭氏無子
初立廟 太廟東洪武四年即王居立廟

滁陽王定遠郭子興首事濠梁徐王避兵以高后托之遂育爲己女卒於和陽葬滁州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一女爲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即代王洪武元年建廟滁陽楊王高皇外王父也墓在盱眙王姓陳楊州人卒年九十九無子長女即淳皇后廟初在太廟東後即墓立

今言卷之二

四十五

廟三王皆有歲時祭時鳳陽又有以功封鞏昌侯贈陝國公謚宣武者與滁陽王同名武定侯英同母兄弟也

一百四十

洪武十一年封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

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韜奏云

一百四十一

嘉靖己丑夏勲臣六十五人公六人戾二十二人伯三十七人開國者三人而已南京魏公滇南黔公暨武定侯也餘皆靖難

本言卷之三

四六

征虜平蠻捕倭討賊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溫誠意伯茹瑞忠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王越威寧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沒世而革或再傳而罷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驥以麓川功子孫尚襲靖遠伯劉瑜近得嗣誠意伯

一百四十二

和寧王阿魯台 文皇封之卒宣德間子
阿卜只奄率其家屬部落來降授左都督
其子後陞錦衣指揮使 英宗賜姓名和
勇以紫荊香爐功擢至都督同知勇子忠
忠子誠襲錦衣使

一百四十三

宣德三年五月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
李忠伏誅福都督廣聚瓚皆都指揮貴指

今言卷之二

早二

揮忠千戶福等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
不戰率廣等降賊且教賊造攻具攻東關
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
戶牟英告賊賊殺盡九千餘人遂攻昌江
等城福又歷說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
城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
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
則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

一百四十四

賁鑄之亂本仇鉞反正之功封咸寧伯巨
鎰張永攘爲己功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馬
永成陸閭魏彬冒以運籌獲封永兄弟富
泰安伯容安定伯谷大寬高平伯大亮永
清伯馬山平涼伯陸永鎮平伯魏英鎮安
伯

一百四十五

成化辛卯十二月 悼恭太子薨 茂陵
方以國本爲憂 泰陵在西宮已二歲顧
左右莫敢言者旣正位 東宮 孝貞王
后恩勤如己出而 貴妃萬氏者名保護
之是時輔臣疏云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
因病另居久不得見人情事體未順請令
就近居住俾 皇子便於接見庶遂母子
至情逾月而 孝穆紀后崩矣輔臣舉宋

李宸妃故事歛葬皆如禮弘治初始建奉慈殿供養

一百四十六

孝陵長陵皆中宮先崩不立繼后獻

陵至康陵皆后後帝崩裕陵二后

茂陵三后蓋孝肅孝穆孝惠皆母

以子貴尊稱之號也成化戊子季夏孝

莊崩廷臣議葬事云合葬裕陵附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

英廟宜如漢文之於呂氏宋仁之於劉后

茂陵重違孝肅意未允彭文憲公媿

文敏公率群臣伏闕號哭竟得如請

一百四十七

國初僞漢陳友諒為勅敵僞吳張士誠次之吳能西擾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武昌矣是時以長興侯耿炳文守長興江陰侯吳良守江陰長興守則陸騎不能出

徽歛所以斷平江之掌股江陰守則師舟不敢窺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不我擾而陳氏滅張氏繼之矣

一百四十八

小說云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主事蕭儀首言徙都北平非便長陵震怒加以極刑時科道亦多云朝廷不宜輕去金陵以致此變因劾與議諸

卷一百四十八

五十一

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旨令侍臣詰問再三得夏忠靖公解之遂令各回衙門辦事否則又有蕭儀之禍矣陳瑛已於永樂九年有罪下獄死

一百四十九

康陵時司禮鐳王岳范亨忠義果直為逆

瑾所忌亨以正德元年十一月二日充南京淨軍瑾黨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小沙灘縊殺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詔旨贈官祭葬亨兄璋授世錦衣百戶

一百五十

開國功臣封公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孫世襲指揮使者則云其餘死

罪免二次

一百五十一

明氏據蜀東阻瞿塘北恃金牛自謂我師不能克洪武四年春湯中山爲水帥率廖永忠輩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穎川爲陸帥率顧時輩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瞿塘果堅守中山不能進而穎川已直擣階文破綿漢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者

也穎川旣闡成都中山方有重慶之捷

一百五十二

國初駙馬多功臣子弟如韓國公李善長
子祺尚臨安東川侯胡海子觀尚南康西
寧侯朱晟子琥尚安成侯戚寧吉安侯陸
仲享子賢尚汝寧汝南侯梅思祖姪殷尚
寧國鳳翔侯張龍子麟尚福清武定侯郭
英子鎮尚永嘉長興侯耿炳文子璿尚江
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
尚公主

一百五十三

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金吾左衛指揮使
泉之孫女正統中冊爲郕王妃父瑛銓兵
馬指揮已巳景帝即位立爲皇后祖泉
兩進左都督瑛右都督尋以無子廢冊皇
太子見濟毋杭氏爲后復辟之歲改稱

郕王妃瑛亦仍爲兵馬指揮三月進瑛鑕
衣僉事成化中復皇后位號

一百五十四

弘治甲子六月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
擄黃裏黃裏者京城也時北虜小王子求
貢朝廷既許而不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
人云朶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與北
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引誘入寇
而大同亦告急於是 泰陵欲出軍召劉

卷之三

五三

東山面議東山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
曰 文皇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
失利對曰 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
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
乏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
利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
損無益師遂不出

一百五十五

曲靖雲南之襟喉也洪武十四年九月朔
傅友德藍玉沐英三將軍率甲士三十萬
南征偏師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辰沅趨
貴州大軍遂克普定進攻曲靖僞梁司徒
達里麻果悉精兵十餘萬屯曲靖拒我師
我師急趨渡白石江遂平曲靖而潁川復
城烏撒以通永樂之兵克七星關以通畢
節之道雲南亦破而僞梁王走死滇池

一百五十六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武官選簿齊恭由兵
部左侍郎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附選齊公已不僉名十二月初七
日送則茹瑄爲尚書并公姓亦不載矣豈
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供
詞往往有云鄭村埧殺敗齊尚書軍馬者

豈公時輟部事理戎務耶或謂公倡晁錯之議及北平兵起復偃然居守令庸懦如景隆者爲元帥卒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據選部如此附之備考

一百五十七

唐虞時天下分九州又析爲十二州夏九州分爲五服商謂九有周九州六服秦三十六郡兩漢十三部西漢之衰也縣邑道

全言卷之二

五十五

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東漢則一千一百八十矣晉十五道唐十道宋三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 我朝洪武初都建康鳳陽爲中都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永樂中以北平爲北京建康遂爲南京又平安南爲交趾布政司割川湖廣南地爲貴州布政司宣德中棄交趾今兩直隸十三布政司統府一百五十二州二百四十縣一

千一百三十四百九十三衛二千五百五十四所宣尉司十二宣撫司十一招討安撫司十九長官司一百七十七朝鮮安南來朝者五十六國速溫河等地面五十八奴兒干烏思藏等都司所領衛所二百三十八

一百五十八

撫州吳與弼天順中石亨薦之 命行人

國文三本三三

三二二

賚勅書束帛造其廬以伊傅禮聘之與弼拜使即言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比至授左諭德引見

文華殿 上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嬰疾病不能出任今年六十有八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官僚為重 上曰

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
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裹羊酒柴米遣太監
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李賢曰此老非迂

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受
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
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
諭意亦不受留京兩月具本再辭 上曰

興公言卷之二

平七一

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
書令有司月供食米以贍終身與弼感激
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
去

一百五十九

新會舉人陳獻章屢試禮部不第成化五
年遂還山養母十五年彭惠安公爲廣東
左轄朱中丞英總兩廣軍事交薦 旨下

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以舊疾未平母
年加老辭不赴郡縣促駕不得已十九年
三月造朝五月吏部奉 旨恁部裏還考
試了量授職事來說時獻章方病七月赴
考俄疾作復歸寓八月上疏言母老病求
歸甚切九月 上旨陳獻章既巡撫等官
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
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

國朝卷之二

五十一

部覆請

上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

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
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上疏謝去

一百六十

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或
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
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
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

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
延緩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
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寧遊
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
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涼洮
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嘉靖中改總制
爲總督

一百六十一

今三卷之二

五七

正統十四年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
者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
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
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

一百六十二

祖訓內府禁密不許蓋造離宮別殿正德
間左右近侍獻諂希恩內起新宅佛寺神
廟總督府神武營香房酒店外起鎮國府

總督府老兒院玄明宮教坊司新宅石經
山祠廟店房嘉靖改元詔今在內內官監
工部錦衣衛科道官在外撫按查勘折毀
改正或存留別用變賣還官官匠因是陞
官查革

一百六十三

永樂六年十一月 勅太子太師淇國公
丘福吏兵部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學士

慶全一百六十三

六十一

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大學士兼
侍講黃淮右庶子兼侍講楊榮左諭德兼
侍講楊士奇右諭德兼侍講金幼孜輔導
皇長孫

一百六十四

正德二年逆瑾矯勅戒諭百官勒罷公卿
臺諫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爲奸黨矯旨
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交通內

閣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
史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
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
昂陶諧劉滌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
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
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
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
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
鈺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玄云遂停日講
而尚寶司卿崔璿御史汪祥主事張瑋何
校兩長安門及張家灣謫戍邊

一百六十五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
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
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
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

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及疏廢人罪廢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哉

一百六十六

明言卷之三

六三

正統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跌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爾爲我也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提學鄧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

鐘云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
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
水目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
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或
曰帝頂顛偏頗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
髡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
遂爲僧去又曰帝性穎敏能爲詩高皇
命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破碧天痕影

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曰必免於難又嘗
賦金陵詩曰是日乘輿省晚晴葱葱佳氣
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
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水蒼嘗題詩
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爾侵天命潛移
四海心鳳返卅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
深紫微有象呈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
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

閑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
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
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
處惟有群鳥早晚朝

一百六十七

正德五年八月寧夏獻俘入東安門上
親賜宴勞頌繫寘鑄於諸王館錦廣等下
錦衣獄廷鞠奏上皆伏誅寘鑄弟寘鏐寘

錫坐黨廢庶人太監張永初見上乘閒

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其將爲不

軌上怒夜縛瑾坐謀反凌遲三日諸被

害者爭捨其肉嚼之須臾而盡九月吏部

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坐瑾黨

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亂政害

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

誅瑾功封



賊爲咸寧伯內閣進勳廢子

又封諸太監兄弟爲伯者七人以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一百六十八

楊文襄公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

今言卷之二

六五

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真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

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
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
人耳永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
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
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
死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
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
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于已

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綱目卷之二

六十二

一百六十九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顧
其人稱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
爲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
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尹爲冢宰領阿衡
又兼師保太甲稱爲師保高宗稱爲阿衡
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魯侯

代太公爲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址
燕伯入爲太保代周公爲冢宰領西伯司
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爲太師領東伯皆
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

一百七十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死陸完
坐宸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
謫戍石文隱公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
門云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
三箇

一百七十一

嘉靖十五年九月 上奉 章聖皇太后
率 皇后妃嬪謁天壽山七陵又謁 恭
讓章皇后 景皇帝后陵於西山 上拜
長陵六陵陳后陵西山二陵各遣官行禮
孝陵顯陵亦如之

一百七十二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余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

與公可卷之二

六十八

一百七十三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

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
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
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
殿受之群臣表賀蓋未及一年而成可謂
太速矣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不
預

一百七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 成祖勅纂之書也永樂

丙申十二月成進覽刊布先是 上以璽

書諭 皇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

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
烈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
便觀覽云今此書無序亦無監纂編纂官
職名是時西楊在南京佐 太子監國正
危疑之際也

一百七十五

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
歸孝陵諭王曰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
不足佐卿朕爲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
謝夫人生四子四女女長卽仁孝皇后次
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
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
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
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季女竟不
敢受人聘從佛氏爲尼於南京聚寶門外
所謂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敬公爲
禮書毀之

一百七十六

宣德五年二月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

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請皇太后令

輔義士奇榮幼孜溥六臣見行殿 皇太

后曰 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

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 祖宗垂佑亦卿

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
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
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
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 祖宗積善垂慶
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
但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
敷祐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 上
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全言卷之二

七十一

一百七十七

山西三傑喬公字王公鳳雲王公瓊白岩
以德量勝虎谷以節槩勝晉溪以才畧勝
然而晉溪有功於民社矣

一百七十八

嘉靖庚子辛丑北虜吉囊俺答連入太原
直至平陽潞安大同將士不用命山西諸
將望風潰散不肯力戰總兵王陞白爵李

秦張達及巡撫龍大有劉梟相繼下詔獄
四總兵論死兩巡撫戍邊已而四總兵千
方營解得脫死立功自贖輒以功報得復
舊物兩巡撫尚未脫士伍

今言卷之二

蘇州府城尚未破士伍
八營糧計無立食自熟糧以在難計費
四營兵備及兩巡撫入營出而四營兵千
奉表表及巡撫諭大旨遷某縣縣下臨城

全言卷之三

海鹽鄭曉

一百七十九

初設內閣楊文貞公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后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蹇忠定公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雖五官亦止

全言卷之三

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以吏部侍郎後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商文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爲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皆領吏部尚書者

一百八十

景泰四年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陳詢爲國子祭酒時祭酒王恂卒監丞安貴言太子少師侍郎學士蕭鎡任祭酒諸

生悅服乞照胡儼例不妨內閣職務時來
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以詢代恂永樂中
儼寔出爲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一百八十一

景泰四年六月戶部尚書金濂上京官折
俸銀除公侯駙馬伯武臣每季十二萬四
千三百十二兩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
兩奇

一百八十二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
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
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
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
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
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
菽粟其誰不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

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
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
襲今後悉如凱言

一百八十三

宣廟坐左順門少保原吉等侍因語及古
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

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

公言卷之三

三一

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
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爲杜
絕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
國遂以弱朕常爲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
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遇 聖
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一百八十四

嘉靖甲申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

參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
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
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
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
撫定即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
人錠綱以為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軍
復閉門及罵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勇
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
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錠等又
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京
是時內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及
甌寧李默各上疏乞討賊李疏報聞余疏
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總兵馬永
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
今為邊鎮大禍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爲失策嗣後楊邃庵亦屢議

及河套然亦財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丙午侍郎曾銑自山西移爲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搃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劾河西總兵戚寧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仲冬澄城山

裂而移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
是冬臘月辛未京師大風霾 今皇帝敬
天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分宜言貴溪左右
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臣亦不能止不敢
言 上遂大怒逮銑奪貴溪輔弼官以尚
書致仕而咸寧侯又發銑匿出塞喪師諸
事賄貴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復狀 上益
怒貴溪行至丹陽逮繫入京銑事下錦衣

卷之三

六

訊上又下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
無正律 上怒令再議竟論死銑爲御史
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又尋
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
殘移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
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謫戍銑代之貴
溪至京論死坐交結近侍律也

一百八十六

王虎谷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
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谿問之曰兄謂此
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
精通玄典者出於其間今二氏之徒苟且
爲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
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嘆服

一百八十七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

今言卷之三

七

制本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一曰神機習
火器一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選健銳
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營然原營之名終不
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
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
之有團營即選鋒也今又於團營中選官
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而聽征者
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黜

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一百八十八

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也薊州之有邊備都御史自鄒來學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城畿內設官多

上言卷之三

八

矣紫荆有艾希淳又有侍郎翁萬達經畧薊州有吳嘉會又有侍郎何棟提督通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壽山有都御史許宗魯坐院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若景泰時都御史又有河間蕭啓真定陸矩保定祝暹居庸王竑巡關侍郎江淵紫荆白羊倒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段信泰尋改叅贊京圻涿易真保通五路軍

務

一百八十九

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虜寡亦弱又塞
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
於款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嘉靖
丁未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
百八十人虜大恨戊申春結衆深入遼西
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廉罷任聽
勘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得留用珏
素有才操履亦慎大獄謫戍後起撫山西
遂不及曩時

一百九十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
留守後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
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豈欲賣朝廷
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一百九十一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珙以均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成祖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一百九十二

新建伯王公爲汀贛都御史據江西上流意藩府久蓄逆謀恐一旦變起先事預防以討山賊爲名請得提督軍務兵書王晉溪知公意請如公言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

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 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能遂進兵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

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牽制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矣公旣擒宸濠諸奸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欲攘功忌公危言巧譖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戢奸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晉溪亦忌公而公以提督軍務故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晉溪內閣不說久之不論功今皇帝即位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晏勞費爲詞嗾言官論阻公不得至京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

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於水珣亦破斥陳槐削籍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官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

一百九十三

麻陽之役師老財匱言官論奏竟爾中輟

公言卷之三

十三

初廣貴二省撫臣謀議不合起萬治齋鏜勸處治齋不欲用兵力言撫便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撫姜儀貴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參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畏罪上言王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劾王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王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姜

降三級外任蓋勲既無功撫又失策矣自古南蠻與吐狄不同四夷經見者自三苗始于羽兩階今可鑒也本朝累有征蠻之役未有得全勝者蓋寧河武順王時然矣

一百九十四

謚端者惟三太宰謚文端端毅端肅一司徒文端一司馬端敏近日秦鳳山亦端敏吳白樓亦文端

一百九十五

陝西脩邊正德初楊文襄公建議經理爲逆瑾所惡被逮去兵部以修牆議是上文貴張彝曹元三人乞簡一人繼成其役瑾不肯盡取修牆銀鎔爲大鎗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陝西修花馬池一帶邊牆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是寧夏巡撫徐廷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脩

邊之功史琳亦嘗請經畧花馬池邊塞而
秦襄毅公爲總制不以爲然止築肆伍小
堡弘治甲子乙丑虜大入花馬池塞殘破
陝西以是簡用文襄竟爲權奸所沮

一百九十六

越國公守蘭溪獲月庭和尚檢囊中有天
文地理書越公留之帳下 上征婺州越
公與月庭見 上并上其書 上喜問月

今言卷之三

三五

庭師何人曰師能游朱德明德明精於天
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 上與月庭夜登
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取妻月庭與鐵冠道
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 上安置和州
叅軍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杖
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
賜食見心本名天淵髯長尺許仕元爲學
士元亡削髮爲僧髯如故 上怪而問之

曰削髮除煩腦留鬚表丈夫

一百九十七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
今併欲興利以故甚難旣欲順其流不逆
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旣欲濟漕運難保
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
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
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
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畜之膠河即今所
謂南址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
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一百九十八

嘉靖壬寅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
禦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
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
謂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

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
推都御史柰何余曰渠負國恩邊事大
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
出乎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木
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
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
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
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批首

卷一百九十九

十一

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毛掌
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程鵬內批用鵬
一百九十九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字
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飾邊幅人
號張儼儼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
斗升輒盡又或辟穀數月洪武初至太和
山往來長安隴西岷州甘肅又至揚州

成祖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名求儼爾寔訪故君云或曰三丰死於勝國歟矣臨窆復生入蜀遊行襄漢間

二百

嘉靖癸卯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

國公一書卷之二

一八一

事西涯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尚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書治河嘉靖初年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書也

二百一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鑿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

事嘉靖西苑宮人之變 聖躬甚危得紳
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紳曰此變
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董事切念受 聖主
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
下血藥藥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
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
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宮
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
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藥
不效余即死 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
病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
舟行抵雄縣分給軍餉

二百三

言人

變

聖

躬

甚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鄱陽之役有所謂捨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二百四

袁珙字廷玉鄞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畧內蘊真太平天子成祖問度

卷之三

三十一

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成祖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為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建文初文皇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曾有言

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
中嘗侍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
謀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
致仕卒年八十三

二百五

林見素劾繼曉下詔獄茂陵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萬曆三卷之三

二二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安知官中事舉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誣梁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中風不能起上怒所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得不死時星變無傳奉官御馬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

黜持疏謁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

掌詔獄武臣極選柰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者輒指內臣爲刀

鋸之餘單昌大怒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二百六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士寧少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一老人披氈衣卧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老人

續金言卷之三

三十三

不飲食坐側懸一囊中類乾麪飢輒取啖渴手掬飲澗水壹貳升士寧飢跪乞食老人與囊中物苦澁不能下咽士寧拾啖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在濟寧居城東深巷敗屋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竊旁伺士寧久絕火食唯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人

餽遺輒不肯受濟寧指揮王宣者海州人
往見士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寧好道
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扣家事皆
合宣因日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東
徵士寧俾乘安車來楊文懿公道濟造士
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曠日閉息曰我
老無能 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聞道但習
靜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文懿因
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二百七

遼東之不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
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谷又海道至
遼一日耳故今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
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
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來帶私貨
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遮

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
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
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二百八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
國馬頭尋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
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七年九月又罷
後乃復設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屬吏目
一人驛丞一人三提舉司皆然

卷之三

三五

二百九

嘉靖庚子北虜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時兵
部三尚書張璿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
事劉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虜起
都御史程鵬於家總督宣大偏保山東河
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鵬質直端勁外
若悃悞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賄遺有

前輩大臣風節柄臣惡之北虜退拮據細
故閑住明年虜又至諸大臣益畏懼莫肯
出大同復起鵬提督如故以防禦功歷陞
兵部尚書甲辰兵部議掣防秋兵太早虜
直犯紫荆上大怒逮鵬詔獄謫戍邊行
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
主事捷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
遂復逮鵬瘦死錦衣獄先是樊繼祖爲總
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金數
十萬以厚賂巧媚得無罪

二百一十

西南夷自國初爲梗洪武己巳征南將軍
傅友德帥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廣四川練
兵防西南夷友德尋召還時中原既定而
西南夷屢叛用兵無虛歲

二百一十一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口當爲日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二百一十二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太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勛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歐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流劫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熾厥攻掠河南

鄖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
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
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略千斤等
懼遂擁衆出戰厲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勦
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
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
中永病起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
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
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營
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
陞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
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
賊英俱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
斤等伏誅未幾千斤餘黨李胡子友野王
剛小王洪亦友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成化
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

撫治寇盜稍息

二百一十三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不薦東西兩王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稷竟坐法論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總兵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

二百一十四

洪武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宴敍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十七年令方面官無侵郡縣之職

二百一十五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鏜爲副都御

史勘處湖貴蜡爾山夷情明年萬疏有曰
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圖九
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伍萬攻圖
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陸萬期以
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
三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
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
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効乃減

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雖平
定但地方大壞極敝苗夷易動難安目前
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畧
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兵
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朝
人土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
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徑狹所
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

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有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負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倩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讐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啓釁生

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技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會西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

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二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

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
爲此言其狡夷巨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
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
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
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無滅賊之心然
而莫肯以勦賊爲己任者蓋亦畏其難耳
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
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
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已
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
任事之難如此

二百一十六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
有言止守居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
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
大寧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

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二百一十七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祿少
卿樂護鳴殷華湘原楚爲精二人共上五
星聚營室䟽甚明暢懇切禮官覆䟽亦直
言規戒皆可傳

二百一十八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章條上

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
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
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
士素無問學輒爲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
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三嚴
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
昔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
凡及入監即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

宣德正統例四却珍奇蠻夷優貢金銀寶
石火鷄白鹿諸物未爲國瑞而傳道病民
納侮夷狄請一切謝絕五固封守河南山
東湖廣浙江內地可省巡撫官遼東永平
紫荆諸邊鎮不可缺宜定選一人更代無
使熟情僨事六禁誦瀆京師每節序男婦
雜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懸榜禁約七誅阿
附吏部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
魏汪庭訓陳鈍何澄王遠皆依附文淵並
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
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二百一十九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虜入大同塞必
犯紫荆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
獨石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
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黃

花鎮兵最弱

二百二十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是冕以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旣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卹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上從之

二百二十一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入迫東城且徧坡卑窪太子太孫宜皆

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陵竟遷北平

二百二十二

南京大內近多圯壞以王廷相建言故也今端門樓已毀承天門樓將傾數年之後當大壞宗廟火亦當復建神所棲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鎬京而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夏言九廟議

國史言行卷之三

三十七

誣甚

二百二十三

永樂壬寅上北征五月駐獨石大閱將士英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祿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

亨馳射應城伯不中罷其領兵臨平侯稱疾不至降辦事官

二百二十四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
朱彥脩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

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上

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
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
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醫
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
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

國朝下卷之三

三十一

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
為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
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瘕
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
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
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
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
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

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
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
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禮好治之
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
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
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
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
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
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
授盛啓東韓叔暘

二百二十五

嘉靖壬寅七月朔日食逐貴溪去時諸城
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入內閣甲辰諸城
以二子舉進士爲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
數月後靈寶許太宰石首張宗伯二人同
入內閣丙午許乞致仕閑住去張病卒是

冬復召貴溪貴溪至而壽寧疾張延齡死於西市戊申冬貴溪亦如之

二百二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關又爲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

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

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二百二十七

南京吏部題名記首高嵩洪武三年任次張銘善次郎本中次陳脩又次滕毅毅註洪武四年任今考毅於初設吏部時與楊

士義等六人爲六部尚書入見奉天殿受
面諭毅後趙瑁瑁後高嵩李信詹同同
洪武四年爲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七年
出吏部爲翰林學士承旨呂熙代之題名
乃云洪武七年任張郎陳三人亦非相繼
並在革中書省後爲尚書洪彝在翟善之
前劉崧在俛斯之後題名以俛爲揭乃後
有洪彝而無劉崧崧署尚書陳敬余燦皆
試尚書尋爲真翟善驗封署郎中事主事
署部尋爲真

二百二十八

嘉靖丁未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
未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
代之劉循例疏辭上怒削籍去趙廷瑞
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書最
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

柰其好貨何

二百二十九

洪武辛亥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
臣爲班首壬戌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
孝陵曰禮行於藩司班首以品秩敘今
都司無實授者惟實授都指揮使正二品
乃得爲班首

二百三十

吳元年選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賞綺布
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
養汝漣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
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徵
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之

二百三十一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
掠牛馬聚惡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

稍法繩之四賂掠資即解即數日又復中
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捕四大恨
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
數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勅鎮守問激變故
勅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廣義伯
巡撫陳价都指揮費良皆敗或死兵部請
合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肆行
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

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
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兵先至
不俟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盡奪兩鎮軍器
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
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羗伯毛忠違命先
登敗死賊益張言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
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
大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

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別奏止兵 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䟽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

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柰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然則邊軍去乎時曰亦不去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曰忠敗陝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閣又輒言忠足辦滅賊觀其䟽歲終賊平矣是月丁丑忠計擒四十二月捷音至明年

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
反故曰無柰清傑侵剥我也四等凌遲亦
斬清傑

二百三十二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
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
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
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似亦無謂其製祭

如生儀

古今考卷之三

四三

二百三十三

宣德九年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
武懲魏氏刻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
事遊宴怠政事掖庭將萬人外戚用事勢
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閭閻馴致戎羯之
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
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

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
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創業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
付非才况羗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
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
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
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
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
教化蕩然掃地豈又安之道

二百三十四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職致仕尋復入
內閣以梁材為戶部尚書六月丁酉震奉
先殿鼓樓災山西地震有聲如雷南京禮
部右侍郎呂柟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
卒七月遼東兵變庚寅震武功坊江浙大
水庚申葬 獻皇后顯陵閏七月木火水

金四星聚東井河南大疫辛未 獻皇后
祔廟 中宮亞獻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
討安南九月虜數入宣府塞辛酉 上行
視長陵癸亥還宮十月大同總兵都督梁
震卒十二月虜入宣府塞

二百三十五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奏粟未熟請

梁言卷之三

四七

以桃代

上曰諸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即

用之著為令

二百三十六

宣德九年罷築西教場先是教場在德勝
門外欲移西直門 上命都督武典視可
否興還奏可但徙民家三十六既而有言
其地皆民種麥苗棄棗果樹及古墳墓並
須劑夷又白雲觀傍地皆民納稅蔬圃

上曰勿病民事遂寢

二百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禮蕭敬傳旨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朱壽巡幸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又
傳旨南巡武選郎中黃鞏車駕負外郎陸
震上疏極言江彬席寵擅權迷朝誤國乞
誅彬罷巡幸 上怒上初議以三月壬子

卷之三

三

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
復浙江浮漢登武當人情洶懼將相大臣
多從諛不敢諫是月己酉翰林脩撰舒芬
等亦疏諫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
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
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
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
慶等刑部陸俸等文明日禮部姜龍等兵

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俱連䟽入又有醫士徐鏊獨䟽以醫諫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鞏震良勝湖九川蓋下錦衣獄券衍慶俸龍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廷瓚等下獄明日同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敘等十人連䟽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效駕出必不利肉袒囊土手持刀欲自刎死上䟽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䟽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是日繫券等一百七人午門外撻三十䟽首調外任餘奪俸

半年四月巳卯繫鞏等六人午門撻五十
鑿戍邊

二百三十八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
海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
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
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
舊石爲水所齧皆剝弊無廉隅暫用累砌

卷之三

五

終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
其舊者以爲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
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
爲便 上從之

二百三十九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
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躡路踏白設
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

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羸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鳴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籍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况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

羸居者倚門而獲牙儉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高楊文

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
上公元矣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
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
人鹽徒蠻戶藉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
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
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
處也

二百四十

六言卷之三

五二

孝陵平漢封漢主陳理爲歸德侯友諒父
普才爲承恩侯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
伯弟友仁贈南康王又封蜀主明昇歸義
侯洪武五年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送理
昇於高麗普才徙滁納哈出者木華黎裔
孫也旣降遣歸數侵遼東宋國公兵出塞
降之封海西侯卒葬南京其子察罕改封

潘陽侯坐黨死

二百四十一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達督餉達以道險車載民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二百四十二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

國朝一書卷之三

五十三

簡靖令刺事官校曰及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賢以爲失職百計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二百四十三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劉忠愍死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爲文祭之祭畢以餒頌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

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箋一壇遙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沈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閔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墓田邵文莊公云

二百四十四

洪武三十年海運赴遼七年萬石有奇永

四百卷之三

五十四

樂六年六十五萬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萬由衛河通州四十萬由海十六年會通河運四百六十萬有奇宣德八年五百餘萬正統二年四百五十萬景泰二年四百二十三萬七年二百九十二萬天順四年四百三十五萬成化八年以後四百萬石又有江南常蘇松嘉湖白糧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山東河南粟米豆麥又若干石

不在四百萬數

二百四十五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
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
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
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死得與
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二百四十六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
成化以後病在軍

二百四十七

沙州漢燉煌郡今爲蒙古衛川邊古塔赤
斤即漢屯田柳中地今爲罕東地爪沙赤
斤等處番達本皆一種枝大族分因地異
名耳

二百四十八

北狩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爲京師不復稱行在也蓋自正統辛酉始也

二百四十九

元皇孫買的禮八刺被擒有故符寶郎以歷代靈章四十餘顆降孝陵以其不忠尚之山東降將百餘人貌皆魁梧李丞相奏欲用之孝陵疑其結黨皆殺之

二百五十

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裏河淺船遮洋海船十年一造免儀爪琪也江南皆五年一造往回皆經琪也官軍十二萬有奇

二百五十一

景泰時南方葉鄧之變文臣總理軍務皆稱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

二百五十二

胡忠安公致仕歸常遣子長寧謝自敘由
洪武三十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仕五十八
年中更迎駕復辟之勞及盧忠阮浪之獄
乞將臣男量爲錄用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天順改元八月十三日奉 裕陵旨胡
長寧陞世襲所鎮撫錦衣衛帶俸洪武三
十三年實建文二年

二百五十三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
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
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
官也南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
二百五十四

莆田處士劉閔弘治中林見素言其恭慎
純粹學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

之裕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乞仍布衣入侍 東宮有奏未上

二百五十五

洪武三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亦舉鄉試又明年壬子連舉鄉江西吳伯宗辛亥狀元也解學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蓋會鄉是歲同舉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試事壬子則今子午卯酉例耳

二百五十六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勅付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

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
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二百五十七

漕運有元戎間以卿亞提督整理自河州
休庵王公以景泰庚午總督漕事明年兼
巡撫於是或右都御史或左右副僉為常
設之官矣

二百五十八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
字大用號儉庵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為翊
園公郭勛所惡削籍初為縣令歷知嘉杭
二府皆有惠政有儉庵奏議四冊

二百五十九

吏部尚書周用都御史宋景端明簡諒有
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嘉靖
丁未正月朝覲考察甫畢相繼卒善類咸

惜之周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宋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吏部侍郎武城王道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嚮用是秋亦病卒

二百六十

戶部尚書王杲汶上人甲戌進士素稱清謹但待屬吏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事財用不給杲一切取辦倉庫空虛嘉靖丁未

四公言卷之三

本一

秋柄臣惡其執法又入親暱小人之言言官又妄劾杲受賄遂速詔獄考訊誣伏謫戊卒

二百六十一

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太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乘蹏懷我好音又矣今皆通迤北為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

頗建州我東塞亦與吐虜為隣如宣府大同矣亟諭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二百六十二

河南何瑋字粹夫有文學行誼高古灌園自給不妄取予潔身獨行君子也王廷相字子衡少勵名節博學能文別歷中外著有聲績皆近時名臣後進好言人短謂何迂腐王晚年與翊國共督團營不能糾發其奸可謂責人無已矣

二百六十三

太宰靈寶入內閣南昌代之因論箕僊不經不足崇信忤上意削籍蘭溪入吏部病乞致仕忤上意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川代之病卒司寇聞石塘

代之南昌首論大禮始終不附張桂朴忠
自許有大臣風節數年間善類皆思靈寶
南昌

二百六十四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
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
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
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

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可近來糧
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
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
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
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
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
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
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

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閭閻曾聞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特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

二百六十五

張西磐潤自給舍歷官南吏書行業無玷其當逆瑾時著風節在工部昌言正色折翊國之驕悍一時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未尚書一考址上改太倉尚書未上官論劾下吏部不與題覆候數月西磐自陳疏至 內批致仕王兩洲學夔文學深淳

操履廉潔嘗爲文選郎中守正庇善類爲
張桂所惡出爲南太僕少卿改太常矣復
中他事降外任歷陞南禮吏二部尚書恭
慎簡實不脅依比人亦有才畧顧不肯發
揚人不知也其擒治鼎山中僞皇子事不
煩一兵亦不奏功嘉靖己酉累乞致仕不
允進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益力辭疏未
下言官又上劾章 內批王䟽致仕

今言卷之四

海鹽鄭曉

二百六十六

正德元年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勒少師劉健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侍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兵書許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是上初即位瑾等以東宮內侍導上遊戲內閣上疏言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輒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鈞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

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
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
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
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
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繫生
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
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及太廟
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
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陛下惕
然省悟報聞復上疏曰兩月以來日高數
丈尚未視朝茲天變民窮之時正宜恐懼
修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報聞會太監
王讚崔通去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
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上不喜召見內
閣問狀內閣對曰宜如部議上曰用不
足柰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上

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既得旨沿途騷擾朝廷豈得聞知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謬捷遷者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

已若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
伏乞罷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 孝宗皇
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
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
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
來數月徃徃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
擬徑行改易并上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
事皆不聽言官亦會疏論內侍罪狀留中
戶部尚書韓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
正部郎中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
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入
章交劾諸閣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
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
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昂肩
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

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
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
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
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
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
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
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球
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有傷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
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
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
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
業在陛下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
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茹醢何補
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諸闈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

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闈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齎趨詣閣候洛陽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

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

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

莫敢出一語答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

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

變日增文等備負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

踐阼遊晏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

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

旅退榮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柰何榮曰

我頸有裹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

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

夜瑾等迭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

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

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

是外廷議狗馬鷹兎岳嘗獻否 上心所

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

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
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
惟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
司禮監竄岳智亨南京內閣又上疏曰伏
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
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關閉無節甚
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誘引以
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
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詞累奏皆謂瑾
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乞明示典刑臣等
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
等三至內閣傳示 聖意乃謂瑾等自幼
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
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
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狎玩愈肆
姦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

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
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
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而
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
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 宗社所關誠
非細故 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內批徒
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
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論卿
毋再辭韓李皆致仕言官劉蒞戴銑等俱
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岳亨
智爲瑾所殺死於道路

二百六十七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
求直言內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
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厰火乾清
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宮之災尤

爲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責
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
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
急宜舉行向來姦佞熒惑 聖聰妨蠹
聖政以致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
賢否混淆賦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
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協制畏罪避
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

今言卷之四

十

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
昭明元惡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非然
餘慝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
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
有此異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
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無更因
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
加脩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

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從之
時太監李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輔請
令李東陽爲廣寺碑文又不許言官劾文
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因東
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袖中
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柰何對
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
簿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
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
之內閣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廣也

宣德三年 二百六十八

宣德三年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
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
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
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

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
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
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
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
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
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
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
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

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
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
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
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
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
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
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
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

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主大戒

二百六十九

宣宗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皇考言 太祖

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

魏公一未二日

三

曰此誠帝王盛舉 皇考笑曰勿泄朕心

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灌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 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 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二百七十

景泰元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臣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奉迎上不聽曰虜譎叵測實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朧朧不花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

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
酋借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
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
言可信臣復命且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
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
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
從群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
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
猶豫趨阿人三十五年之廿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以命
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
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
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
日把禿等遂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
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齋書幣至可汗
及太師專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
廷自祖宗來寺瓦刺甚厚一旦因嫌搆

隙連兵太師既能復脩舊好朕亦當勉從
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
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
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
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
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
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鑿等翰林
檢討邢讓皆䟽乞迎駕不聽已已善至虜
營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
先遂奉餞 上皇

二百七十一

宣德六年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誅
其黨陳海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佐
內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
而不奏罪同軍民撥置害人者罪死

二百七十二

宣德二年三月有進鹵風七月圖者 上
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
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
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二百七十三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聰敏年十三以
能詩名既長博通諸子百家言時稱江西
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諒陷南昌其妻夏

齊全言考之四

十一

投井死叔正義不再娶洪武四年徵除國
子學正遷渭南陞興化知縣禮部員外郎
請老不許除國子助教遷監察御史湖廣
叅政陞布政使召爲禮部侍郎十四年春
進尚書是年有司薦賢良往往以儒學訓
導應詔叔正上言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不
可 上曰朕急作人務求明師有司又薦
而他用甚失朕意禁勿許

嘉靖辛亥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會推
都御史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默

上簡用李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卿資
久望深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正位冢宰
者籍籍問余余應曰李膺簡命固 聖明
特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為故事洪武壬午
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以吏侍陞尚
書秉銓二十七年輟部事留京師備顧問

郭公璉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統壬
戌致仕而王文瑞公以禮侍代郭凡十四
年天順丁丑致仕是時 上能推誠下無
逸口蓋五十六年間吏部三尚書耳今自
弘治丙辰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
二十八人而晉溪松皋皆再任整庵巽庵
晉叔皆未任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
化癸巳尹恭簡公亦以吏侍為尚書代姚

文敏公歷十三年致仕惟崔莊敏公吏信
爲尚書代李襄敏公未逾年去此五公皆
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超資之議逆瑾時
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爲尚書清議耻之
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爲尚書亦豈得爲善
類乎昔傳說起板築爲冢宰而甘盤舊學
不以爲嫌此何足異顧稱弗稱耳

二百七十四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

十九

地然江南形勢
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
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
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
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方希古
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
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
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二百七十五

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召商于密雲
隆慶中淮鹽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
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荳三斗草三十五束
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荳一斗草十束古北
口米五升荳一斗草十束

二百七十六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

百三人

親王三十位

郡王二百三位

世子五位

長子四十一位

鎮國將

軍四百三十八位

輔國將軍一千七十

位

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

鎮

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

輔國中尉一百

八位

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

未名封

四千三百位

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二百七十七

郡主無廢子惟固安以 景帝出順義以
秀懷王出王無嗣國絕順義育宮中故其
子王道周鳳官之錦衣

二百七十八

陸愷神宮巨鎬也以 孝穆紀太后兄世
官錦衣百戶紀太后 泰陵所自出也籍
冊無爲州巢縣人

二百七十九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脩
撰栴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
筵 君臣不宜華服巳丑夏陸祭酒深言
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
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
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
義正范堯夫色溫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
其人矣

二百八十

平蜀之功經西番破階文二州者潁川侯也。由瞿塘破水陸二寨者德慶侯也。二州破則吐失漢水之險，二寨破則東失江水之險。故聖祖平西蜀之序云：爲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不與焉。

二百八十一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寔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馮爵死，富州岑約死，逕村帝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處爲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

被旨詰責贈謚卹典停罷并平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廢亦罷是時前勦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二百八十二

天順五年夏季官軍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公嘗言於裕陵曰軍官

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二百八十三

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書吏部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復書吏部又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爲實錄今槩書南京未善况都察院名臺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今官名亦不同乃槩列於今名官可乎

二百八十四

兩全書卷之四

三四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二文靖李謝二文正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橫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州劉遜爲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 下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

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瑄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蓋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二百八十五

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寘鐸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殺鎮守太監趙

今言卷之四

三五

弼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覈田大理少卿周東令孫景文造僞檄言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肆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

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
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
管反書至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
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
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
官統各路兵討之遂下詔寬恤以副總兵
都督楊英爲寧夏總兵官遊擊將軍仇鉞
爲副總兵興武營守備侯勛爲叅將王師
甫出數日鉞斬周昂執寘鏞及其子台潛
錦廣報至勅英旋師永一清安輯寧夏

二百八十六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
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
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
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
負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以後中

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二百八十七

卷之四

三十七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二百八十八

永樂八年二月成祖征本雅失理丁未發北京庚戌度居庸關丁巳駐宣府甲子閱武興和三月甲戌駐鳴鑾戊乙亥大閱

四月癸卯次玄石坡 上爲銘刻立馬鋒

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壬子次擒胡山刻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

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甲寅次廣武鎮賜

泉名清流刻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

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營於平漠

鎮甲戌次環翠阜戊寅 上至兀吉兒札

虜遁去明日追至幹難河虜拒戰 上登

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理以七

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峯丙戌次飲馬

河諭 皇太子遂下 詔班師

二百八十九

詹同徽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州

同有文行徽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

史洪武十九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

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

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歎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先是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滄道則宴資而遣之自是來者日衆上諭徽曰朕念來朝耆民

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途勞苦可遣人
馳傳於所在止之大誥中稱徽剛斷嫉惡
不容奸僞二十六年坐藍黨死驗封主事
翟善署吏部事

二百九十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
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達死之汀贛都
御史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州伍文定起兵

國公守仁文定

三一

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
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慶
守備楊銳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
時王公在吉安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
伍希儒紀功悉會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
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
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
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議

討賊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章琦談儲推官王睟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率兵至吉安進賢知縣劉源清斬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率兵遏賊七月壬辰賊圍安慶銳等擊却之宸濠遣江西僉事潘鵬誘安慶降銳等殺鵬家人投尸城下誓不降賊丁酉宸濠至黃石磯戊戌宸濠攻安慶銳等力禦之

庚子以雲樓攻銳繼人焚其樓甲辰以天梯攻文錦投荻焚之丙午宸濠聞王公攻南昌解安慶圍遁還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櫛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王公進兵黃家渡宸濠戰敗又明日戰又敗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指揮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

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叅政陳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揮葉文馬驥白昂等八月癸未上親征詔天下遂至南京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還京駐通州宸濠伏誅

二百九十一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郎中皆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時都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二百九十二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福建僉事李顥爲叅政楊珏爲按察使盖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爾夫所舉縱皆得

人亦得避嫌况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
贓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
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
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
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
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
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叅
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

今言卷之四

三三

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効奏
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
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
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
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
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鬻爵肆行
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
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

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
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
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
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
文曜陰險奸邪群臣共知之文淵情罪
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
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愚失於舉
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
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
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
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
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
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
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
不問文淵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

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四
年以御史錢昕爲真定知府御史給事中
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請老上不許昕竟
去真定爲知府

二百九十三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
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
御史李秉督軍卒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

卷之四

五十一

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
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
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
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
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
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
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
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

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靈陽諸堡

二百九十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八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

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二百九十五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仁宗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没曰崩當其在

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二百九十六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官寮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徃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二百九十七

留都諸司無事時似閑有事則叅贊機務守備武臣操江都憲總兵最爲要職不可

不擇其人南都水軍勝於陸卒營馬壯於江舟然戰守皆不得地利 孝陵再三欲徙都不果 成祖決遷北平萬世之慮也

二百九十八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廉平兵部尚書劉儲秀清貞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文行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年相繼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

四百一十一卷之二

三十一

劉削籍非出內閣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爲內閣劫持下爲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爲循謹千金雙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二百九十九

嘉靖丙午京城大水明年歲星守營室西

內災澄城山分崩離析都城隍廟災又明年二月日有異常之變三月朔日食於夜是月望月食煖閣又災尋有孝烈之喪又明年有莊敬之戚春秋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及太子也

三百

近記時事小說書數十種大抵可信者多惟雙溪雜記蹇齋瓊談二種好短人似其好惡亦欠端然雜記中言哈密事却是彭幸庵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處哈密不能無遺憾也

二百一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爲輔弼者王文定公瓚董中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峯文學蘊籍行誼修潔竟爲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官至禮

部侍郎張南京兵部尚書中峯及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二百二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人者萬安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二百三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達同

卷之三

四一

有文學修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進進子松皋讚襄毅天官正德初松皋嘉靖中松皋恭慎小心余爲厲吏未嘗見其以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內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之松皋與兄誥同時爲兩京戶部尚書誥博學沉思卒謚莊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松皋

弘而不毅余見松皋儘有毅

三百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
凱彬忠諸佞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
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洵洵視行陳間充費
心力媚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鑒之而已
其桶岡橫水瀝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
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
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
者慎勿輕訾也

三百五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
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
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
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三百六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舛哉

三百七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張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以諭德是張說入閣

三百八

嘉靖中議文廟祀典進文中子后蒼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文中之學得孔顏正傳后以明禮胡以善教歐陽以濮議故永嘉以比韓退之也

三百九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

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舡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

三百一十

江西入內閣者解大紳胡文穆楊文貞金文靖胡若恩陳德遵彭文憲蕭孟勤陳莊靖劉文安彭文思尹文和費文憲佳文襄近日貴溪分宜凡十六人

三百一十一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秋遂至浙西吾

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之憂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如西邊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舶爲名意可知矣聖祖特起信國公於衰暮之年令其築城海上自山東至浙專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夷進貢豈無深意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侔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族之禍蓋緣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欺海賊而併其奇貨價金百不償一積怨既深一旦致毒禍不遠矣

三百一十二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黃文簡王文通呂文懿商文毅謝文正張文忠李南渠文毅

相業不在文貞文達之下文貞始嫌於君
臣文達終嫌於父子文毅當易儲之際微
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之難僅削
籍歸田茂陵固知之竟復召用俞綱入閣
甫十餘日仍理部事

三百一十三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
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 康陵政事缺失

今言朱之四

四五一

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
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
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
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龔
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
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
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
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

奏稱王其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
相應在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
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其隨機撫勦以故
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
中歸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
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
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爲已定策地也
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
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
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旦
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
軍務正爲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
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
後以張桂薦起復爲吏部尚書卒謚恭讓

三百一十四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我

邊臣幸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入往歲鴈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往誇述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云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地專業而不解番文乎

三百一十五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天師四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朝見正常亦屢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羣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爲號甚褻瀆遂革舊號號真人正常有術授符故永壽宮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瘳詔作亭井上名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嘗給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欽給真人銀印止敢用上表箋乞別賜賜龍山

正一玄壇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卒
無子姪懋承嗣弘治中子玄慶病子彥頤
嗣

三百一十六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有旨降南京奉御
長沙謂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
益甚柰何太監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
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

金百卷之四

四十八

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康陵見瑾帖憐
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懼謀之長沙
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
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
我輩莫敢言况爾兩班官今罪止瑾一人
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動搖人比疏入
坐瑾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
乃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

獄詞具上綵疏稱寃盡發長沙阿依瑾事
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不重法誅鋤此輩
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然亦不盡本律

三百一十七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頡
頰不得相壓實自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
年

三百一十八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鼎

四早九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鼎山東人才器卓
犖廉公有風裁貪污之吏望風走去不久
卒於官戊申茶陵廖希顏自浙叅政陞按
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學修行檢爲屯田
郎中當翊國橫驕時力摧其勢江南得不
加賦甯巡行宮亦廖疏得撤吏才精敏又
平恕不盡法惜未盡其用

三百一十九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孝陵登
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
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李某暨道
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學談福禍多驗翁介寡言嘗戴
鐵冠自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孝陵
嘗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門道傍迎 上
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
道人至 上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
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無我
諱道人訊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
龍歸海壬午青蛇火稟迺至洪武建文間
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
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
寅叅政鄧愈薦召至 上問曰予定南昌
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

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盡
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
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
省署震擾之占剪燈花平友諒類多奇中

三百二十

洪武元年始設六部以滕毅為吏部尚書
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叅
政僂斯為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僂至張

職今言卷之四

五十一

統皆在南京蹇忠定公以後皆在北京

三百二十一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洪武三年冬
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
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
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二
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侯四人
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九月長

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祿一人贈
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
徐增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
詳見異姓諸侯傳

三百二十二

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詔畧曰若朕一時
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
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
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

三百二十三

正統四年四月災異修省勅諭公侯伯府
部院等衙門官寬恤事宜第一條吏部擢
用官負宜精選賢才任之或罷輒無能者
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
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詳考察賢
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諳行移者悉皆

罷去不許徇私濫用糜廩費祿蓋先時皆
因事因灾考察也

三百二十四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閒田我戍兵
遊而守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廣邊備
益省馬端肅李康惠二公皆嘗議復此地
不果蓋三河匯流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叉
多魚蝦之利三衛夷人牧馬其中若奪其
生業兵隙必開且地多沙陀土亦疏惡三
河並趨時遭墊沒不若守我封疆之為愈
也

三百二十五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
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癩嘗操一瓢入
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
施力於人夜卧閭簷間祁寒暑雨自若嘗

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
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仙
隱跡不見及孝陵自將定南昌將還顛
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上出
輒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捫蝨而談擊節
而歌詞多隱語上頗厭之命飲以燒酒
酣暢不輟衣帶常繫菖蒲三寸許日細嚼
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甕覆之

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
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
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上
幸翠微亭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
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
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將幸寺賜食京
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
吐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

醉 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
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
復圍南昌 上欲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
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
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
可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
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
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

戲水曰水恠見前損人必多 上曰顛者
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
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
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 上笑
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
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言一老
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
去不見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

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誕却之會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云周顛仙遣進藥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膏蒲丹沙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其事命善應等往祠焉

二百二十六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

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
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
爲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
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
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
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
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
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
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
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
勢水勢旣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
旣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旣塞之後不
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
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三百二十七

洪武甲寅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禮部尚書

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制
曰可

三百二十八

洪武三年 上幸後苑見巢鵲外翼嘆曰
誰無母子今羣臣親老待歸養是年賜朝
臣袍帶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
性行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公服
又賜冬衣

三百二十九

滁陽王 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
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
主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
武四年 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
住實要回鄉守祖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
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
鄰人賁童兒誑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

來儀譔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今滁州衛
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廟首宥
日與率而祀之又令蜀王往來修祀比
王之國改今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
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謙所發解黑
窰場做工上旨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
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
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

今言卷之四

五十九

臚寺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
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行巡撫查
明覆奏壬戌奉旨是郭琥與做奉祀正
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裔孫璽奏琥詐
冒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請奉旨是
滁陽王祀禮悉遵皇祖舊制行郭琥近
授職銜革了仍照皇考前旨止與冠帶
榮身再來奏擾不饒辛巳琥復奏吏部議

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 旨傳
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 旨是郭琥准
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琥
生厚滌陽散財集衆以啓 皇明萬世之
業而 子孫曾無一命可乎弘治時與奉
祀正德時革職 今上新政特旨查議所
司不能奉揚 再議革職而 聖心未憊
勅令再議使遇馬鈞陽郭氏當有祿矣

三百三十

卷之二

六十

劉文安公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
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羶羶迎回鑿輅
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
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
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
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
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

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爲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若庸紫荊者誰之力也

三百三十一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 上爲大

本堂記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番

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

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在東宮

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

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

英宗冲年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時

好務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矣王文恪

公晉言今既未能如古禮亦宜稍畧君臣

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左右從容
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
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
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不使
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三百三十二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已酉

四言卷之四

六三

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
去虜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
詐稱總兵女送虜酋僉答求和撫鎮大怒
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墩軍數招之答
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
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死於虜總
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陳耀被逮廷杖謫戍
邊起復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至兵侍蘇

祐出總督趙錦代燿時薊州巡撫王汝孝
憤喜峯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賞無厭爾出
境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塞遂通虜七月
大同仇鸞總兵報俺答糾河套吉囊子狼
台吉部落及遼東達子入寇又報虜東行
將犯獨石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
虜自獨石遶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
亥巡撫為口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
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主憂臣辱之
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
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
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
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
嚴丁丑黎明陸錦衣炳分布官校於皇城
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守四營兵分駐城
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

文武大臣一人監督甘肅巡撫王儀駐守
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軍務僉
都御史商大節提督巡城是日未時保定
巡撫楊守謙統副總兵朱楫叅將祝福兵
駐東直門外叅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
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仇總兵統副
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巳卯
虜在白河東岸仇總兵諸軍進遷移營東
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兵駐
德勝門外 上賜仇總兵平虜大將軍印
賞銀千兩蟒衣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
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賞銀四十兩紵絲
三表裏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群聚言
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
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
外有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

闕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
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
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
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
城者大半是晚宣府總兵趙國忠統叅將
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
恭兵駐小榆河遼東叅將楊應奇總兵李
琦山西守備劉潭遊擊柴縉兵皆相繼至
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
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結陣東郊散遣
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
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
八人去僉答縱歸上番書言求真及朶顏
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
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
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

大教場中是夜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
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還兵駐京
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
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址益出輕騎
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上震怒御奉
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逮王儀叅將劉錦下
詔獄甲申逮丁尚書楊侍郎廷訊是日虜
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孝希韓革兵侍謝蘭
職方郎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翺十三司郎
中周魯等職與工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
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
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
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
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
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是日虜
半從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丁亥丁尚書

楊侍郎死於西市是日張家口虜落川去
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趙總兵夜遣健卒
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銃賊疑我有伏
不敢入紅門已丑仍出古北口去勸奏者
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雜畜數
百萬焚廬舍萬區通計男婦死且掠者蓋
六十萬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
一戰儀士翺閑住蘭降南太僕卿魯外任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松奪俸汝孝希韓尚學謫戍留鸞總理京
營戎政珵代鸞鎮守大同邦瑞以侍郎掌
兵部事俄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兵侍
掌部事尋還邦瑞理部事為尚書而召趙
錦代邦瑞明年春邦瑞自陳削籍去錦代
邦瑞為尚書戶侍傅鳳翽代錦松亦自陳
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三百三十三

莊渠言 皇子之國 皇后子其儀制用
上十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生
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爲差此不知出
何令甲 孝陵封諸王不然

三百三十四

嘉靖已亥葬 慈孝睿皇后 今皇帝甚
孝順敬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稷慶
都生帝堯事於是武功有姜嫄之祠慶都
有堯母之祠

三百三十五

嘉靖庚戌鄭王厚烷爲盟津恭懿王子祐
僖所訐奪爵降庶人安置高墻其長子載
堉封爵如故辛亥祐僖又欲奪理府事奏
下禮部議禮官徐階議言親王因事奪爵
未經奉旨立邵王承繼國祀其子雖未見
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其父始封之爵者

遼庶人貴烜長子豪塽之封長陽王是也
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瀟與
其子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
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訐仍
封其子爲世子勅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
子禽攢是也父旣坐罪即命其子管府事
者岷庶人彥沐世子與榮是也至於親王
冊寶自非罪干大逆國除如寧庶人宸濠
父子殲滅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仰荷
聖恩罰止其身其子載堉封爵如故比之
賈烜見瀟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載
堉於厚烷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
豪塽先爲庶人及祐柄有罪降革者亦異
本部不敢輒援岷世子譽榮慶世子禽攢
例請命載堉管理而援鞏昌王例請令河
南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

以俟簡命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祐樞累奏圖快私忿相應罰治仍如前擬施行祐樞無得脇制撫按肆行奏訐制曰可祐樞且不問先是已酉秋鄭王嘗疏請上講學勤政任賢未幾而祐樞遂訐王也貴烜遼簡王子初封長陽王已而嗣遼王正統元年府臣爲乞加祿裕陵言簡王得罪朝廷太

祖特加原賚削其祿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王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第寡恩多行無禮府臣不聞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減絕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而簡王第四子貴煖以興山王嗣遼王貴烜子豪壑得封長陽王也荆靖王三子長見瀟天順中嗣王弘

治五年人告王有異謀命太監蕭敬駙馬
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京并其長
子祐柄降庶人還置武昌見瀟弟見溥成
化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謚悼惠其子
祐攔弘治七年以都梁王進封荆王也慶
恭王子台浚弘治十六年嗣王時虜數入
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年謀不軌法司請
如代王聰沔例徙西安 上不許降庶人

留邸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
長子萬攢封世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
懷王妃王氏乞留台浚故邸禮官執議不
可十五年兩宮徽號詔許台浚還邸與冠
帶也岷王彥汰簡王子與弟南安王彥泥
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
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迫逼多官稱臣
亦革爵爲庶人令其子世子譽榮攝理府

事嘉靖十年譽榮爲父乞恩辭攝府事禮
官以見灑鍾鍤比奏授彥汰冠帶理府事
十二年彥汰乞復爵不許十五年兩宮微
號詔復彥汰王也鄭之初王諱瞻竣獻陵
第二子母李貴妃永樂二十二年封漢庶
人反王與弟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
翔王請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得
竹園矣 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

國公王承二日

三三

王便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
國成化二年卒謚靖子祁鏜成化四年嗣
乞河壩地弘治八年卒謚簡世子見滋卒
孫祐幹弘治十年以世孫嗣贈其父世子
鄭僖王正德二年卒謚康無子僖王弟東
垣端惠王見湏之子祐擇正德四年嗣王
贈其父鄭定王十六年卒謚懿子厚焮嘉
靖六年嗣時又有周府宗人鎮國將軍勤

熨上言時事降庶人放高墻

三百三十六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
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
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
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
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
復令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
成 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
其情

三百三十七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
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選
法不得減華永樂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
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三百三十八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
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
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
也大寧之比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
南據大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
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來
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
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

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
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
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
以終韃靼也非勃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
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
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
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
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

焉爾羗三王胡四王我屨屨焉西番五王
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
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
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
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
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
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
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
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
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
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
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
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
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
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
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
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三百三十九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衡
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
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
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
得世嗣

三百四十

近日武臣如梁震馬永皆不易得邊事日
踈勞 聖明拊髀之思爲之頌曰赴赴梁
公行間奮迹豕而爲有鷹臂虎額氣擁霆
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
中兵驕將狠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
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
羣蒼頭百隊禍讐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千

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
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
漁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坳乃餌
其首乃攜其羣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
獻忠收攬賢傑義滅坤囊譴深需穴全遼
囑囑載乘符旂涉河陷陣逾山毀巢疆陲
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調

三百四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三二

四夷館分十人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
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
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
聞

三百四十二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
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
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

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
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
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
年行在驗封貢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
西吐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
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伴有僧寺
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
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
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
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
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
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
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掇堆中有若
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
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
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
群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
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
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吐虜患專鎮防西夷
夷種中土魯番最好狡宣德五年始遣使
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
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
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即是時專伺哈密

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
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
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
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
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
十人者答勅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缺
望下禮兵部議言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
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

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
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正
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
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
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
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
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
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
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
有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面
又異弘治時回勅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
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恐非
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
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
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頓數竭我財力
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當是時

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

卷三十四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官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脩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

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
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
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
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
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
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
書辦制勅詔旨詔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
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
符底簿詔勅房書辦文官詔勅番譯勅書
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
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蓋罷
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揆殷衡周
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府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
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
某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胡公
廣楊公榮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胡公儼入
直文淵閣時洪武壬午寔建文四年也自
後楊公溥張公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鼐
馬公愉苗公衷高公穀張公益彭公時商
公輅江公淵王公一寧蕭公鉉王公文徐
公有貞許公彬薛公瑄李公賢呂公原岳
公正陳公文劉公定之劉公翊劉公吉彭
公華尹公直徐公溥劉公健丘公濬李公
東陽謝公遷焦芳王公鏊楊公廷和劉宇
曹元劉公忠梁公儲費公宏靳公貴楊公
一清蔣公冕毛公紀蓋自壬午至正德辛
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內有再入三入
閣惟西楊起布衣歷四朝四十一年